

文壇

編主森盧

期二第 卷二第

小說
特輯

行發社壇文會分江曲書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號出日五十月一十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慶國慶人

梁紫邱木刻
烏金詩

今天 每一面國旗高昂着

是望到那勝利的光明

從四面八方升到中國的上空

今晚 每一個燈都點紅着

是忘記了一九 八一以來的傷痛

—— 重慶 上立對國光榮

歡笑聲

—— 亞東

—— 賈著黎明

在 國—— 中華民國

在 人—— 蔣主席就職

全世界民主國的槍聲

紛紛祝賀「中國之命運」

能够 脫覆滅的劫數

前有 總理的高見

備有 總裁的英明

敲紅了千掌的我們

從今而後

更要繼承領導革命的精髓

發皇力行哲學的信心

讓有血脈的土地裏

手腳上有鏢鏘圖影

身上有鞭痕的同胞

重新在新中國做主人



文壇 第二卷 第二期 目錄

慶國慶人 (雙十獻詞)

梁紫邱木刻
烏金插詩

小說	特輯	詩	選
血海深仇..... 寒江 (一一)	裁撤..... 魯特 (一二)	沉澱..... 盧森 (一五)	墓前..... 野芒 (二四)
傷票的故事..... 莫武 (二五)	生活..... 碧原 (三五)	靈感詩人..... 杜其蘇 (四五)	兩個士兵的故事..... 叔孫如瑩 (三一)
廿年以後..... 美奧亨利 (四八)	鄭雙甲 (四〇)	黃郭人 (三三)	鐵嶺晨歌及其他..... 蔣燦 (四七)
城 (散文)..... 孟若 (四一)	如芥 (五〇)	如芥 (五〇)	羅馬之夜..... 英拜翰作 (四二)
災 (散文)..... 呂亮耕 (一四)	如芥 (五〇)	如芥 (五〇)	蕭王譯 (四二)
行脚曲 (散文詩)..... 野芒 (二四)	如芥 (五〇)	如芥 (五〇)	陶林英 (四三)

論文整理與的教育建設

文壇

第二卷第二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陶林英

主編：盧森

編輯：李保洲 孟若 鍾翹英 陳孟韜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曲江分會「文壇」月刊社
曲江風度中道后街

總經售：八一三圖書公司
曲江風度北路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國民印刷所
曲江河西大中工廠

本刊文字，不准轉載

廣告：封底內外每方寸二十元
正文前後每方寸十五元 (套色加倍)

本刊除特約文壇名家經常撰錄外，並定四個特輯，廣征與抗戰有關的力作：
第一卷第一期：詩特輯 (已出)
第一卷第二期：小說特輯 (已出)
第二卷第三期：文壇理論、書評特輯 (即出)
第二卷第四期：報告文藝特輯

南京圖書館藏

血海深仇

寒江

熾熱的南風從那遼闊無邊的海外掠過滾滾的綠波大陸步的跨上了海岸，一直開向崎嶇不平的大陸上去。海灘上的沙石顯得得胃着火。風，毫不留情的來了又去了。而海呢！還是滿不在乎的作着岸觀火。這，海灘的沙石只好在暴跳，在冒火；在夏日的暴風中無聲的掙扎着。

前面的石礁上，有一座古老的廟樓，磚牆中生着許多的小窗，幾段階梯使廟樓裝飾得更加古靜；南面的塔塔幾缺了一角，這是不久以前從海外飛來的炮炸轟毀的。這廟樓是城裏的窮人，靜靜的矗在海邊，守望着不時出沒的海盜。廟頭老二現在算是廟樓的主人了。自從海盜被滅了以後，白芒村的更夫，廟頭老二便任職過廟樓中守望。他來這廟樓的時候雖然不算甚久，但他有一百多天了。每天起床的時候，他習慣的摸摸廟樓在身邊的火藥箱，然後會着它東邊西邊的眼睛，張望那十里外在白茫茫的烟霧中的白芒村，那廟樓下稀稀落落的小屋，那廟樓後背背蒼蒼的山崗。似乎連池沼、水窪、村道、牛、打谷場；都看得清清楚楚，特別在他眼中看得分明的是廟樓的三山國王廟。他在這廟樓不知渡過多少的歲月，廟樓的一切，甚至廟內的蠅頭，案上的香燭都記得詳細。尤其在廟西斜刺裡的那打大匠，天原的主人，是白芒村的老英雄丁東；高高的個子，霜白的鬍鬚，大邊槍下兩顆閃閃的銳眼，赤紅的雙頰常常帶着慈祥的皺痕。是的，丁東英雄的頭腦子顯得老三不少的恩惠，尤其是那一年，老英雄曾放免了他和大姨媽的風流罪，不然那頭也得到平了。他想起了老英雄的恩惠，也便聯想到老英雄轟轟烈烈的故事：

「他是大開的活神，不然他怎麼能平這海三官星的黑盜呢！」

他一定是神。」廟頭老二常常這樣想。「人家說：虎生的兒，真是半匹沒錯。老英雄雖老子，他不是有一個每天騎着一匹大花馬的兒子，常常馳騁在銅鼓嶼上，躍過溪澗，跳過懸崖，飛一般的奔到廟頭來。他比白芒村最英勇的青年丁大郎哪！不是嗎！在這廟樓上和海風吹來的道家擲過多少次數，每次都要提着人頭回見老英雄。」

廟！丁家門庭，老英雄生下小英雄，那丁大郎……」

他想着，想着！不由得對廟樓狗墩，這血肉橫飛的戰場。默然地悲吊一番。然後移步到西邊的山崗下；從河口望出去，海邊的山崗裡是一片焦土場，幾處斷垣，散支着半焦了的柱樑，從那黑黢黢的土地上還可以看出像像往日風吹寒寒的漁家，現在這個鬼影也看不見了，或者偶然有隻野狗無聊的在瓦礫堆中覓食，不然，這裡在滾滾的是一味比死還要深淵的寂寞與悽愴。廟頭老二不禁打個寒戰。「風吹寒！唉！這好家也作孽，爲了一塊祖家的墳地和白芒村結下了世代冤仇，斷了丁家丁家，如今！唉……」

廟頭老二的喃喃的自語着，唾沫俯反的跳躍在廟樓的短牆上。他不願在西邊海澗口再遊目，他把視線轉向南方。可是，對着殘缺的樓閣那遠處的海的盡頭時，那海外的島嶼却又彷彿使他想起風吹來上的人物來。

趙方甫，是一位最和藹的老漁夫，他生下一對好兒女，兒子趙察，女兒趙嬌，是多麼勤快又能幹的孩子啊！他天天作學，與白芒村結下不了的世仇，去年，去年春的時候，在廟樓上和白芒村人打架，趙察連管眼的時間也來不及，就被丁大郎割下了頭，他死得太可憐了。當丁大郎提着他那屍體見了老英雄的時候，老英雄也深深的感嘆了：「趙察嗎！唉！想不到這好孩子也死在我們的刀下，孩子，你吩咐老二送回趙察的頭，別讓他自己首兩地，雖然他是我們的敵敵，可是，畢竟趙方甫家是好人，趙察是能幹的伙子，他死了我也心疼。……是呀！還有趙家的飯姑娘呢！她是浪裡網

「額頭老二」那老頭老頭的回憶着丁老英雄的話，不由得想起那
怒眼圓睜的頭顱，心裡卻掠着一層淡淡的恐怖，他望着浮沉在浪
波裡的殘骸，暗淡的眼光搜索着前浪後浪，在浪濤的跳躍處，他好
似看見那方甬從海底爬上來。「嘿！老漁父！誰想到去年兒子才死
在冤家刀下，今年老伙又死在鬼子的手中，好！你生自海濱，長在
海上，終究還是回到海底。祇是可憐的遺下無告的孤兒，那美
麗的漁網。不是嗎？英雄自有英雄眼，丁老英雄雖然是越姓的冤
家，可是他卻很體貼她，近來常常打聽着浪裡網的卜落。聽說初
春敵人撤滅了風吹寨以後，祇便逃到海的彼岸去了。她！一定
能好好的活着的，一定的，因為她有男人般健康的體格，有超人
的智識，有驚人的技術，尤其在海上運用她那靈敏的身邊的身兒
和神在腰間的匕首。是去年秋深的時分，她在這海裡跟一條虎鯊搏
鬥了足足三個小時，終於她把二條刺死的虎鯊拖上沙灘來。祇好
「年紀輕輕的女孩子，不！是這海邊的女神，是海邊萬人崇拜的美
麗的女神！現在呢？唉！天作孽！鬼子焚燒風吹寨，殺了她的爺，
把她追進了海裡……」額頭老二凝視着茫茫的海邊，一隻海鷗低低
的掠過海面，撲向嶺南的東角去。可是海鷗的翅膀並沒有攪碎他悠
長的幻想，他的腦際裡仍然在描寫着散裝裝在肩上的，小劍神在纏綿
的腰間，袖兒搖得高高地露出燦爛的臂腕，平穩的射擊利刃射着
着光的魚叉，嘴角常帶着動人的微笑，眼睛烏溜溜的射出燦爛的
光芒。動作是輕盈而活潑的，對世間的一切事物好像都不在乎的
態度，她！有着男性般強悍的個性，與備着閨女般善感的
表情。總之，她是美麗的，快活的，總之她是這海濱的女神……

「冤家！鬼子！嘿！……可憐的孤兒！……這夜中額頭老二無
限感慨的嘆息着。「老頭有眼，祇能聽聽那好好的活在人間，留下
這仇的種子。」
「四下裡靜悄悄的，一陣悶熱的夏風吹來，老二的耳膜皮感到沉
重的悶意，他知那靜寂的夜到床邊，輕輕的擡下火藥槍，打個呵欠，
伸個懶腰，倒頭便睡了。
夏日的海濱是寂寞的，一切都好像倦倦的睜不開眼，懶懶的

多寐在沉沉的夢境；連野狗也懶得用滾在山坡山坳裡了。海，瀟瀟
着，瀟瀟也怕這這聲聲的浪浪聲。夜空中只有海濱的沙石在閃
火，在掙扎，一直到那那在它身上的時候……
海面上對立着海島三三兩兩。

傍晚，古調樓的陰影慢慢縮短，在海濱的石礁下劃成一條長長
的黑道；夏陽是在風吹寨背的山巒上作最後懸吊的時候，海面上浮
着點點點着白帆的漁舟。南天的邊際輝映着黃金色的彩霞，浮
朵朵彩霞，像層層。初升的海潮在夕照中閃閃着大塊小塊的金光。
點點漁舟浮沉在金波中更使人眼花繚亂，極目處，那島嶼已隱隱
在濃濃的烟霞中了。這時候東邊的山巒間一團黑風，像野獸
般的掠過山坡的松林裡去。剎那間，當一團黑風從松林裡圍出來的
時候，你可以看見滑走一匹快馬，馬背的騎者頭頂後飛揚着一塊黑巾
，你也是想注視騎者是誰時，那匹馬已經背着你認認的人飛上懸
狗墩止住了。就在狗墩上，年青的騎者勒住了韁頭，一匹驕健的
大花馬左右擺了擺步便站定了。年青的騎者掏出一條汗巾，用手
把汗巾上的草笠擦後一擦，讓草笠掛在背上；揩拭額角的汗珠。
他！正低頭望着波光交輝中的海外，望望那那在海空上的白鷗，
他！很快的翻身上馬，一手拉着馬韁，一手捺着馬鞍，吹着口哨，
騎着下來。

「老頭！老頭！還在做大姨媽的夢嗎？」年青的騎者上身剛升
上狗墩的小腿便在石礁上站住了。馬輕輕的敲着樓板，推開了圍
睡中的額頭守望人。
「呵呵！」額頭老二從床上驚醒來，惶惶的睡眼被窗外海光
反射得昏花綠亂，金蛇飛舞，好容易才睜開眼皮，熱烈的聲音，使
他想起那來者是誰人。
「呵呵！是大郎嗎？幾人不見了！」
「夢得甜哩！夢裡的大姨媽一定更甜了！」大郎步上狗墩來

「呵呵！是大郎嗎？幾人不見了！」
「夢得甜哩！夢裡的大姨媽一定更甜了！」大郎步上狗墩來

一邊點頭賣俏的取笑着。

「大郎！別再挖刺啦。這些日子還說說的大姨媽小姨媽！哭氣怪四人的，長長的日脚，獨個兒沒啥事，外面陽光又猛，還不如靜靜的躺一會，攤攤老骨頭。……阿！大郎！就在床沿坐坐吧！別嫌，對着牆洞口，海風吹過來倒也涼快，坐坐哪！」顏頭老二乾瘦的雙手忙擦着床板，唾沫飞溅在短榻上。大郎站在樓梯口又着手對着老二抿着嘴發笑。

「是呀！真是越老越糊塗了，我還問了大爺的好呢！好些日子不見了大爺了，他老人家納福阿！」

「好是好的，就是近來好像有什麼心事的样子，老是悶悶地在廳上踱方步……」

「那裡來的心事？不會的，老英雄快愉快刀快心手，天上的月亮他都能觸下來，天下有啥事他做不來？還說什麼心事煩？」不待大郎說完，老二便這樣的湊上了。

「不！老人家幾次把我喚到跟前，只瞪我一眼，又叫我離開去。總是有什麼說不出的話，梗在喉嚨裡，有時還背着人家暗地裡嘆氣，不知他想起什麼來？」大郎剛才的愉快的發笑被談話中漸次的消失了。老二那驚奇的眼光死釘在大郎厚厚的嘴唇上。靜默了片刻。

「也許老英雄擔心鬼子再來吧！」

「擔心鬼子再來，哼！我也這樣想。兩兩老人家才吩咐我來這兒巡哨一會，他還告訴吊鷓眼，說這幾天風聲不很好，大家也得戒戒心。」

「哈哈！對了！」顏頭老二猜中了老英雄的謎，他自以為聰明，這是他難有的光榮的獲勝。於是興高彩烈起來。「對了！大郎，老英雄一定聽到什麼風聲，擔憂鬼子再來放火。哈！英雄畢竟英雄，志大心細，其實有你在，鬼子聞風也要縮縮頭，難道他敢爬進白芒村來？你瞧，前次鬼子敢管欺侮風吹寒，連銅鼓也不放管一響便逃了。」顏頭走到西邊的槍洞口，指着洞外說：「瞧！大郎！風吹寒沒有被風吹去，却給鬼火燒光了！」

「我知道！風吹寒是燒光了，燒……光……了！可是……」

「光……了！」大郎的眼前不再看老二顫動着的手，而是透過殘洞口凝視着金燦閃爍的海面，聲音也漸漸的柔弱無力。最後重複「燒光了」時，聲音微弱得消散在暮色的喃喃自語，相距不多一丈地的老二也許就沒有聽見他說的什麼。

「不是嗎！鬼子敢欺侮風吹寒，他總不敢把白芒村看上一眼的。」老二得意的說着：「要是鬼子來了，管教他盡死在這海灘上。你說是嗎！老英雄的神槍絕不讓這狗賊半步。」儘管老二說得多麼有勁，儘管那珠像下雨般的噴沙在樓板上，大郎還是凝視着激動的海浪和起伏的漁舟。

「阿！大郎！你聽見嗎？那塊瓦礫場，那扇半塌了的瓦垣，那黑黢黢的爐灶，那……你記得嗎？不就是趙方甫的家！」

「趙方甫的家！」好似石子能在大郎的腦袋，使他猛然轉向四望。

「沒錯！那正是趙方甫家。提起趙方甫說也可憐，想不到頭髮斑白了的老人，死得那麼慘。鬼子說在生食得魚多，把他砍碎銀魚；就在那岸邊，砍碎了掉進海裡去。趙方甫的確死得太慘了。更傷天理的是當他未死前，眼見着他的妻兒被鬼子輪殺後，赤條條的殺死在身旁呢！嘿！你說鬼子作孽不作孽。那時候幸得賊賊換擊倒兩個鬼子，一躍躍進海裡去……」

「賊姑？浪裡賊麼？」

「是的！就是那長得多麼玲瓏漂亮的，丁大爺說他是浪裡賊的賊姑娘。好了！一家子全給鬼風吹光了。」老二在忿激中成傷起來。

「老二！這些日子你可曾聽見賊姑的消息？倒底她是否還活着在海上海呢？」丁大郎貪婪的眼光以老鷹看準實毛小雞般的盯住老二藏在鬚髮裡的傷口，火，在他的心頭燃燒着，他熱烈的期待若老入神祕的鬚髮裡發出神祕的，真切的，而能滿足他的聲音來。

「賊姑的消息嗎？你真問得巧，我剛想告訴你……」

「怎麼的消息？」丁大郎急不及待的問上

「急哈的！事情是這樣的，那天傍晚的時候，有只漁艇靠近這海岸，我喚他來問了個銀姑的消息，那漁人姓什麼我倒忘了。嘿！那傢伙真俏皮透，他不答我，祇是笑一笑，又手把艇兒掉到海心去，他唱着什麼：

「風吹寒啊一片光，

「玲瓏島上有位好姑娘，

「不再是你陸地的仙女，

「是我海國的女王。」

「……」

艇漸漸漸遠了，其餘的沒聽到，千真萬確的我聽清了這聲幾句，晚上我還學着唱個整夜呢！你說，什麼海國女王，還不就是浪裡淘金嗎！他媽的，那傢伙不好好說，偏偏要打情賣俏的咕嚕子。難道我老二活了四十多年連這句都猜不中。而且，嘿！還說這子你的我的來，真是真狗屁。大郎！你問她是不是真的活着，你也發瘋了，我早就這這說過的：銀姑是有出息的孩子，一定的，一定好好的活着。她在海裡就是一條游魚，正好像你馳騁在山上就是一隻老鷹一樣，是嗎！大郎！銀姑的確太可愛了，誰個不疼她，怪不得那則子也要說你我的；說什麼海國女王。」老二起勁的又述這一段珍奇而又感不足的消息，短發髭鬚動着，汗珠不斷的飛騰着。說到後面他精誠底和先日的對新沒有錯誤時，他得意的幾乎把眼睛睜成一條縫，這又是他一次難得的勝利。

「沒錯！銀姑太可愛了，她美麗，她高潔，她健康，她勇敢，但是，她命苦，她也太可憐了，而且她是……」大郎說到這裡聲音由激越而噴濺，由興奮而悲憤，終于他把白晝的牙齒咬住下嘴唇，封鎖了他沒有說完的話。而未竟的話好似是一條虫，從喉嚨溜回心口拚命的嚼着，嚼着，大郎的內心激烈的跳動，這是在他活着二十六年來第一次感受到的痛楚。

「你是說她做了海國的女王嗎？不！不！一個人總不能丟下自己的老家，有一天，她又會回到風吹寒上來，重新蓋房子，重新耕種，重新建築風吹寒。你要知道，人總愛戀家園的，就說我吧！

「……」老二，在夜夢中我這常常回到我的老家去。」老二又得意的下個斷語。

「不！」大郎突然把頭沉重的擱在膝前，對老二一語不發的否認，好像一隻粗野的拳頭撞在老二的胸口，這使他驚地着個說，好久，他不知怎麼說下去，也不知應該怎樣說才是。

暫時，這洞裡充滿了寂寞而沉重的氣息，空氣似乎凝結膠質的溶液；人，浸在溶液裡，頭上，心上，身上，都粘上不舒快的膠液。太陽又躲到風吹寒背去了，西天放射出粗線條的光芒萬道。老二顫抖着發抖，驚異的眼睛寄一般想穿透大郎的心靈。海風括過來，洞裡充滿着微瀾的恬靜與憤懣。

「嘿！風吹寒！那廢墟，那瓦礫場，那焦土，還會生長出靈芝仙草來麼？那鬼子，那趙方甫，趙孫，那冤家！還有那漢裡……」大郎雖然閉上又唇，聲音是微弱得不敢提起銀姑的名字，他緊緊的捏住拳頭，一手輕輕的撫摸着，又眼激動得噴火。

暮色蒼茫中，老二伴着大郎來到銀姑前，一只孤單的野鴉忽忽的從遠處飛來，大郎敏捷的拔出腰間的銀簪子（左輪的形名）說：

「老二，今晚好好的進餐吧！」

「野鴉連掙扎的時間也來不及便掉落在巔狗墩背了。大郎對着老二開心的笑一笑，大花馬不提防給槍聲嚇得昂一昂頭，發出惡惡的噴嚏，大郎靈活的躍上馬背，兜起馬轡奔向白芒村去了。蹄聲清脆的漸漸散失在大空中。

海空零落的飛翔着海鷗一只兩只，老二愉快的拾回擊斃的野鴉，一拐一跛的飛進古洞裏去，洞外還可聽見老人的自語：

「天氣怪悶熱，怕是老天要下雨了。」

三

惡消息從海外括到陸地上來，傳遍了白芒村的每一扇耳朵；尤其是近幾天，更進一步緊迫一步。村童雖然是無知的依舊在銅鼓時鐘，池邊邊，松陰下，歌唱着，遊嬉着。而每一個成年，就走了

老英雄的心裡也瀟灑着一層鉛重的雲霧，預示着一種嚴重的而不可避免的災難降臨。

近來額頭老二常常顛簸着來回在白芒村與碼頭之間，每次當老二來到白芒村的時候，丁老英雄的院子裡總是擁擠許多年青的伙伴，大夥兒祇存着一個渴切的願望——能夠獲得更清晰的事實。正好，像台下的觀衆等待着魔術師揭開他的黑布，看看裏面變的是什麼。雖然魔術師徒然做幾次手勢，欲開不開，撲朔迷離，反兒使他們更加懷疑，可是大夥兒絕不感到失望，仍然是一樣的耐心的等待着。

今天，額頭老二又飄飄着擺到白芒村來了。他匆促而吃力的步伐，顯然是說明他此來是有新的消息報告。於是後面從田隴裡跟來一大串年青的伙伴，看魔術的觀衆們。

「老二！老二！啥子事呀？」

「老二！風聲怎的啦？」

背後，旁邊，四方四面不斷的傳來「？」。但，額頭老二的步子，沒有聽到半個字，他毫不理會，一直朝丁東家撞進去。

「昨……昨……」當丁東家問來意後，額頭喘着說：「昨晚天剛黑後，我聽見幾聲沉沉的宏响，我看看天上團團黑，滿以為天快要下雨了，在响着沉雷，就沒介帶的睡着了。到午夜後我醒過來時，突然望見海外有猛烈的火光，雖然在大霧中仍可以看見光芒，我想玲瓏島一定發生什麼事了，因此我一直守到天亮都沒瞌上眼皮。」額頭在走路的時候已經想到這些必要說出的話，一來是做個全篇新消息的楔子，一來又可以說明自己已盡了他的職守，同時下一段的報告剛好證明他的預料永遠不會錯的。他說到這裡用手背擦擦眼，表示他守望得困了的意思。「沒合上一眼到天亮，在烟霧中出現一只漁艇，近來又折向東北駛去，我喊了半天他終沒聽見，恰好聽着又來一隻，我便放一門槍，使他注意過來，這才抬手駛前來，幸得放這一門冷槍，要不然任你嘶破喉嚨也沒辦法。你說，是嗎？」他很誇贊自己的機變，得意的望望站在丁大爺身旁的大郎，

希望大郎會獎賞他有超人的智慧。

「後來怎樣？你說。」大郎却性急的催促着。

「後來……」額頭爲了表現他的功勳，特地一再說明因公負創的事。「後來我直朝沙灘上跑去，唉！誰知道一顆石子把我絆倒了。你瞧！」他翻過沙石紅花了的巴掌，又抽起兩條破爛的褲筒，露出膝蓋上摔損了的血疤！

「知道了，你說那漁人告訴你些什麼？」大郎對魔術師的裝腔作勢，實在太不耐煩了。

「呵呵！」額頭看風頭不好，便知機變的報告漁人傳來的消息。但，天曉得，他反兒感到不自然而口食起來。「呵呵！那漁人說昨天傍晚，玲瓏島駛來一艘日本鬼的戰船，遠遠地轟起炮來，房屋坍塌了，獲得雞犬不寧，還炸死了幾個人呢！隨後鬼子兵是駕着小艇，成羣的跑到島上來。人，像沒有眼的蒼蠅四處亂撞。不少人被殺了。不少人被擊斃在海裡。有氣力的全都像風一般的飄散了。到半夜的時候，他說他的女王，就是風吹寒的那個鐵姑哪！——這個謎除了丁大郎知道外，他以為只有他才猜得中的。」鐵姑偷偷的走近戰船去，不久聽到一聲猛烈的爆炸聲，戰船能燃的火起了。島上的鬼子兵紛紛的駕着小艇想回戰船去救火。就在這時候海邊四處都吼噓着槍聲，喊殺聲，彈光交飛在黑黢黢的海空上，魚叉，小劍，從黑暗中集中飛到小艇，小艇漸漸沉沒了。戰船上的火越燒越亮，就這樣把鬼子全都殺個精光。他邊說不知是火光還是血呢！把海面都染紅了。」好容易額頭說完這段話，用手背指着額頭的汗珠。

「好一位勇敢的浪裡翻鏢！」老英雄贊嘆着。

「好！殺得痛快！」年青的伙伴們插着嘴。

「是！丁大爺，我早的說過鐵姑這孩子是有出息的，今天算是爲他的爺報了仇。」

「報仇……」老二的話好似在大郎熱烘烘的心頭澆了一盆冷水，激動的與頭尖的掉落到腳尖下，剛剛他是愉快得眉飛色舞，現在是苦惱得緊鎖雙眉。他想：「鐵姑也是我的冤家呵！」

丁東的廳堂上擠滿了人，聽到把鬼子殺個精光的時候，大家都

門去睡覺了。

「孩子！對了，你別忘記，明早你要把擱在松林裡過山龍（土炮）裝上滿膛的火藥和鐵塊！千萬別忘了呵！孩子！」老人很關心的吩咐孩子明天應辦的工作，一個轉身便隱到屏風後去了。

夜深沉，爺兒倆各人在床上萬緒千端的盤算着，仇與恨不息的跳躍在兩顆心頭，年青人却更加晃着愛與怨的影子，痛苦搗擾着他們徹夜不寐的確，大郎曾這樣想過：「世界上祇有綠姑才配做他的妻子。」雖然正因為他倆是冤家，可是從做媽可憐的身世與自己內心的覺悟，使他深切的懊悔了。不但對做媽的英勇與美麗而愛慕，簡直他感覺到做媽是他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想：「做媽是太陽，沒有太陽的世界還會有光，有熱，有溫暖麼？」

四

境

一連幾天是斷續的雨，天，總是沉沉的，黎明，海外傳來隆隆的炮聲，依方向與速度的推測，人們都習慣的認識炮聲是來自玲耳島，炮聲好像電磁石，它震撼了每顆跳動的心，把村落裡青年的伙伴吸引到海邊去。

雨霏霏的下，村對黑濛濛的，四處犬吠聲交雜着，人，冒着雨踩着泥濘的村道來到瀾狗墩，來到海濱棚樓下。但是，海濤激蕩着，雨雨障蔽了視野，遠處是白濛濛的彼岸。這時候每個人祇好以耳代眼，在不斷的炮聲中，他們似乎看見玲耳島和風吹寒一樣的震撼滅了，玲耳島像被船般的沉淪了。

雖然是夏季，雷雨後的晨風，畢竟帶着似秋的清涼。棚樓下聞散着兩匹駿馬。

不久後，天色漸漸明瞭了，風浪也不息了些，雨却絲絲的下個不停，海外的炮聲也由密集而漸疎落。人，定睛的凝視海外。

「哪！那黑點不是一只漁船麼？」不知是誰最先發現從迷濛的烟霧裡撲出來的黑點。可是浪濤常常把黑點淹沒。片刻後，黑點漸

漸的擴大，棚樓上已經可以辨真那是漁船，船上只有一個人，而且海風拂散的長頭髮更使人認識是一個女人。「女人！也許是做媽！」人們的心裡都有這感覺，特別是渴望在荒洞日的丁大郎有了最迅速的敏感。當人們正在聚精會神凝視的時候，突然一聲槍响！尖銳的刺破烟幕。又一次槍聲，又一次……一只小汽艇出烟霧破浪追來。

「呀！一定是鬼子的汽艇！」有人在驚訝着，槍聲繼續呼嘯在海上空。岸上的人慌亂了，丁老英雄不知什麼時候騎着馬來到瀾狗墩上，揮着拳頭說：

「白芒村人的天，白芒村人的地，伙伴們！準備着，我們不讓鬼子踏進一步！一老英雄眼睛吐出鋒銳的血光，微風拂着白鬚鬚，鬚鬚底下好像噴火，火，熾烈地燃燒着年青人的心，這時丁大郎突然轉出棚樓，像一團風般的奔向海灘，跳上小艇，戈向海心去。

「大郎！大郎！」

無數的聲音在呼喚着，大伙兒都趕上海灘來，可是，大郎已駕小艇離得遠了，原來大郎站在棚樓的殘洞口，眼見着漁船漸漸沉沒，眼見着漁人浮游在海面，眼見着鬼子的汽艇漸漸的追上了。一個意念掠過他的腦際：「假使是做媽呢？一于是，他像瘋魔般的撲向海灘去。

砰！大郎發出第一槍，汽艇上有個鬼子感聲翻身落海了，跟着又幾槍，另一個鬼子落水了，汽艇趕忙掉頭駛回，他不及再發福，猛力向浮沉在浪裡的漁人走去。在千鈞一髮的時間，漁人終于得救了。漁人不是第二個，正是大郎時刻想中的浪裡鐵錘。在極度的悲喜中，大郎更加興奮的喊着做媽破浪歸來。當沙灘上的人看見得救的人是誰的時候，人羣裡有人不勝慨嘆的說：「原來是趙方甫的女兒，大郎！你為什麼要去冒這大險呢？」

做媽竟了傷，更加經過長時間危險的掙扎，她是昏迷過去了。丁老英雄一面吩咐把她搬回家去，一面撫着大郎的肩膀說：「孩子！你勇敢，你有福！」老英雄打着清脆響亮的鼓子，高興得說不成聲

，路上浮起近來難得的愉快。

雨絲不停的飄落着，油泥的道路上兩匹駿馬默着爺兒倆，踏着伙伴們深深的腳跡，邁進白芒村去。

賴頭老二站在欄杆的棧下，垂望着馬背英雄的背影，他不禁感動得自語起來：

「丁家門旺，難得父子兩英雄。」

五

雨後江山如洗，今夜的下弦月特別顯得明朗。四下裡靜悄悄的，萬籟無聲。鰍姑獨自躺在床上，現在她已經漸漸甦醒過來了。她

翻轉身來，膝上的一陣刺痛，使她昏迷的心地刺激得突然一跳，她探手摸到包紮了的創口，駭異的張眼四望。房裡是靜謐的，檯上的茶油燈快要熄滅了。東窗透進來下弦月的光輝。「這是什麼地方呢？難道被俘擄了麼？要不然便是住在另一個世界上了。」她想着免

強支起半個身，斜倚着床，凝視着房門四壁；一切都是陌生的，陌生得夢裡也沒想過。窗外的梧桐葉閃着月光，院子裡的草叢裡發出唧唧虫鳴。她想下床來，可是，當她起身的時候，又是一陣刺骨的劇疼，她深深的嘆口氣了。跟着嘆息聲，窗棧外晃現着一個人影，這使她嚇了一跳，幾乎叫出聲來。她想：無疑的，我是被俘

了。窗棧外不就是看守者嗎？可是當她定睛的注視時，在月光的反照中，那影子堅實的臂膀與健康的輪廓，不像戴着鴨舌帽的鬼子兵，而且浴在月光下的輪廓是很認的，于是她極力顛壓着內心的驚動，壯着胆子問：

「誰？……聲音畢竟帶着胆怯的寒慄。」

「……窗外的人也胆怯的走開了。」

「外面是誰呀？誰？」鰍姑更邁進一步問。

「是我！是……」

「你是誰呀？」鰍姑的聲音更激動了，好久才聽到窗外粗泥的

應聲

「我……我是大郎！」

「大郎？」像迅雷般的攪擾她的耳鼓。她想：我不被俘于軍子，怎麼會落在冤家的手上呢？完了！一切都完了！可是，她一轉念間，她想：也許天假我以報仇的機會，我絕不放過這世代的冤家，殺兄的仇人。于是她奮地從床上跳下來，完全忘記了創口的刺痛。她移步到窗邊，爲了防禦，她本能的摸摸褲在腰間的利刃。沒有了，連繫腰的絲帶中也沒了，她應好失望的朝窗外探望。

「鰍姑！你好了些嗎？你受傷了，好好的安睡吧！論事歇起來呢？雨後天涼，小心會着了風呢！」大郎這時候不再是在白天裡趕赴的英雄，他的聲音溫馴得像是小羔羊的叫喚。他盡情地搜索他所有感說的話，他想在腦海中撈出最親切的話語去安慰可憐可愛的

鰍姑。

「你口乾嗎？我已經給你準備了沁涼的冷茶，就在這窗邊的檯上。」

「……」鰍姑仍舊沒做聲，怪不得床上看見的輪廓很熟悉，原來就是她心裡時常記掛着的仇人。「仇人，我是怎樣落到仇人手中的？」她奇異的自問，她想從記憶中每一點線與縫中搜索，希望在記憶中找到解答的路徑。幾次的追溯，終于失敗了。她喉嚨裡發癢，她想問個明白，祇是不知道什麼，把勇氣壓在腳底，老說不出半句話來。

「啊！也許這裡一切你都感到生疏吧！假使不辦事的話，我可以進來給你斟一杯口哪！油燈會暗暗的，也得換換燈芯了。」大郎

在月光下看見憔悴的嬌姑，好似是迅雷後受驚的小鳥，更使人憐愛。嬌姑呢！她想：現在總不是做梦吧！不管怎樣最先我須要問個來歷。對大郎的要求她表示同意的點點頭。大郎領會了這意思，便轉步到房門去。但，當腳步聲剛到達門前時，嬌姑突然撲上去把門擋住，而且上了門。

「不上！不用不着進來！呵！謝謝你。」嬌姑聲音激動的震憤着，是弱者慘切的哀告，是危難中求救者的絕望聲。大郎也呆着了。

「怎麼啦？嬌姑！」

「謝謝你！我要的不是水、我要的……。」

「你要啥的，祇管說，什麼都可辦到。」

「我要你告訴我這底是怎麼一回事。」

「呵！事情麼？是這樣的……。」大郎開始敘述欄樓上目擊的情形，一五一十，繪聲繪影的說着，一直到怎樣把她攙進家裡。結束的敘述是：「那時候你安靜的睡着了。」

蘇蘇慢慢的走到窗下，兩手攀在窗欄上，在大郎的敘述中，她悵望着天邊的下弦月，眼淚漸漸的滴下面頰，滴落在衣襟上。「他，大郎，是我的活命恩人，他英勇，他威武，他能幹，他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爲了我他會冒着槍彈，冒着風浪，冒着天大的危險拯救我于垂危。是的，他是我的再生恩人。可是……可是……家不是風吹寒的冤家嗎？哥哥的頭不是他親手割下的嗎？而且在哥哥墳前我也曾立下個誓：我要爲哥哥報仇，我要親手割下大郎的頭上項上項。誰想到今天，在鬼子的炮火中仇人却變了恩人。冤家路窄，爲什麼偏偏碰上這個冤家呢？現在我還是報仇嗎？還是要報恩？」絕大的痛苦在波動着，深仇與大恨，愛慕與深恩，在她的心裡交戰着，她不知要怎樣安排擺在眼前矛盾的事實，脆弱的孩子心片的

碎了。她只好撲回床上，抱着枕兒就嗚嗚痛哭起來。
院子裡靜靜而清幽，草地上樹影婆娑，當月亮快升到中天的時候，蘇蘇也困倦得睡着了。

X X X X X X X X

從此蘇姑在白芒村也安靜的渡過不短的日子。可是每一個日脚裡她都沒有忘記與仇。雖然她也曾幾次打算離開這裡，好讓往事像一場惡夢般的消逝。然而，她已經是一個無告的孩子，家呢！那海濱的焦土堆，那被毀滅了的風吹寒。因此她祇好就這樣渡着無可奈何的歲月。

就在那年的冬天，一個風狂浪湧的早晨，海外突然飛來猛烈的炮彈，炸塌了海濱上的古老而多難的碼頭。碼頭老二連傳連最後一次消息的機會也沒有，便被炸死在欄樓裡。炮彈跟着也就落到白芒村上來了，一顆，兩顆，三顆……白芒村也就和風吹寒一樣的被毀滅了。但，當鬼子兵登陸的時候，白芒村的伙伴們在丁老英雄的統率下，曾在瀟湘墩上，銅鼓嶺，與鬼子作過多少次的搏鬥。雖然白芒村跟着老英雄的殉難而毀滅了，可是每尺白芒村的土地上都染滿了鬼子的血。白芒村，的確是變了色。而且海濱也飄散着醉人的腥風。

X X X X X X X X

當海外重括來熱風的時候，有人看見大郎和蘇姑帶領着大隊的青年伙伴，回到白芒村的銅鼓嶺上，像疾風般不斷的戰鬥在這憔悴了的南國海邊。每個人的臉上都給太陽的手掌掌上風霜的記號，大夥兒只有一條心，一個無底的仇恨。他們常常記住老英雄殉難時的二句話

「這裡是白芒村人的天，白芒村人的地。」

三十二、十、十八。

辦事工作，除了「虛偽頭」可以担任之外，還有誰呢？他在十行紙上，一行分做四行寫，字小如蟻，上了年紀的人，非得把字放在顯微鏡下才可以看到，但上輩也甘願多此煩瑣；並且認為這樣才算恭敬，一時成爲風氣。爲此科長才特別看重他的。當他寫到臉孔由黃變色而變成青灰色，額角漲起藍筋，頭部完全埋在紙上的時候，科長會很體貼地向他說：「戴禮！你要休息一會嗎？這里太暗了……」這話立刻增加了他全身的熱氣，覺得長官如此青睞，來生再世變做什麼家畜之類報答他也是無意的。

但在今天的空氣完全不同了：科長嚼着烟斗，不停地抽吸着，默默出神地對窗凝視，職員們互相擠眼色，切切私語，有時寫些紙條拋到隔鄰的人，那人打躬一看，便傲然一笑，收起笑容，又掩不住心頭的慌張。桌上的文件，只裝飾樣子罷了。

每個人沉思的臉，充分表現着內心的急劇運動，眼相繼時便苦笑一下，顯露出鬼知道什麼事物攪亂他們的安寧了，戴禮也寫了一個紙條，想向對面坐的人探問，正在這時候，書記官拿着一件公文給那對面坐的人抄寫。「怎麼？爲什麼不給我抄呢！難道我被……」他想下去，背脊流過一陣恐怖。

科長披着皮包走了之後，空氣像解除警報的光景，大家熱烈談論起來，坐在他對面的人，也開始向戴禮嘲笑——這是平常的慣例——並且隱隱着談戴禮：「戴禮，你請客呀！」

「唔，我……」戴禮謙遜地讓着，但心里按捺不住的活動起來，羨慕地想「請客？難道我升了級？……科長以前是向我說過，怎麼請客快？……不，我在這個機關有五六年了！不快呀！……」

「有好消息！你請不請客哪！」對面坐的人儘量笑着說。由於對面坐的人的笑着，大家恢復了平時的姿態出現了：起先是幾個司書向他嘲笑戲弄，書記官也跑來隨着鼻涕說：「戴禮頭，你升官了……」對面坐的人搶攔住：「請了客，才告訴他！」這麼一來，哄動了整個辦公室：科員也圍過來，盡情譏笑，有的說他寫字好，有的說他勤力，有一個頑皮的傢伙，大家稱爲英雄的人物，

竟向他臉上擲上幾團字紙，紙團也盡在他的頭上：「看我的決實，混元金斗來呀！……」總而言之，一切都在劇烈瘋狂的狀態。戴禮咬暗着，唯唯諾諾，恭敬而有禮地招架着。他覺得安適，反之，沒有人嘲弄侮辱他，反覺得惶惑不安呢！不過，今天的攻擊情形，到底有點過火了。

在這種情形，連那些最不好取鬧的人也湧過來了，他們反正空着兩手，三千字的情信寫完之後，坐得屁股發火，何況科長不在這裡？一切攻擊侮辱越來越兇的當兒，那稱爲英雄的人，竟捏住他的細條的鬚子，要他承認而且宣佈昨夜給老婆騎在身上的被打耳光的痛苦，他也照吩咐說了，引得人們心滿意足的大笑起來。

談起他的老母，人們并不稱之爲戴太太或是戴媽頭太太，他們從來喊她做他的「親愛的母親」，論年紀和相貌說，確是合情合理。她是本地人，當官都西遷時，她已是三十七八歲的徐娘了，在戴禮服務的機關對門開小酒店。那時戴禮隨着機關內遷，年紀才不過廿三歲，年少英俊，衣服也很整潔，又是一個單身漢。他常常在戴禮那里買鹹豆吃，不到兩個月，他和他談起愛來。她說家裏有兩塊小田，爸媽在鄉下耕田過活，她的丈夫死了兩年了這個酒店就靠她自已來主持。有一次，這被這婦人迷住了，竟在那酒店里過了一夜。

第二天，他們商量結婚的事情，他那時有點自負，堅持要娶她，而她的爸媽却堅持把他入贅過門，到底是他們這方面勝利，於是戴禮人家的吩咐去辦，只是姓名不肯改換，這也有理由，他說戴禮里不能改姓名呈報的，在報家屬平價米的時候，他竟把老頭子叫做戴什麼的報上去，此後，他領的米鹽油煤之類東西，都搬運回家。就在那一年，兩個老人死了，田也賣了，酒店也關門了，他在附近租一個小房子，兩口子過日子倒很快活，第二年又生了一個孩子。

物價急劇的飛漲，所有的東西都漲到一百倍兩百倍，他們的日子一天困難一天，媳婆們的眼光最尖銳不過，戴禮的老婆也常常激發她的丈夫改行，但他始終守着斯文人的本份，他的回答是：「改行？我能做些什麼？」——「把以前的酒店改爲食店！」她提出主張。這種主張不無見地，因爲人們對於物價高漲給予的刺激，竟

生出許多反常的變態心理來，越窮越好吃，好像今天吃破肚皮，明天什麼都不管了似的，可惜這個主張，嚴并不接納，聲明還是隨斯文之道。然而生活的鞭子畢竟是有力的，他們的日子過得更困難了：起先沒有油鹽，接着青菜變成買菜葉，米也缺乏了，他就和他吵鬧，把所有罪過都推到他身上，繼而打架。他回家第一件事，幾乎完全是和老婆吵架的：有時兩個人扭成一堆，滾在樓板上，直到樓下的人來干涉，他們才鬆手站起來。

自此以後，嚴禮心緒不寧憔悴不堪，又接連病了幾次，由於無邊的苦難折磨，形成現在浮腫的臉，細細的鬚子的形相；她的身體較他健壯，以後她罵他，尤詛他，甚至打他，他完全失去抵抗的精神，成了最能忍耐侮辱性格的人了。

讓我們回頭再瞧瞧嚴禮在辦公室的情形吧，雖然現在天邊已抹上一層黑幕，下班的時間快到了。——那稱為英雄的人，此時已整手，他細細的鬚子嵌着一個紅手印。『當心！今晚不要破一親愛的母親一騎着打他，不然，不但不能升官，還要我掉你呢！』那英雄結束了哩笑的話語，引起人們一陣狂笑的音響。

他的臉色頓時雪白，顫抖的向旁人探問，對面坐的人也就老老實實的告訴他，並且出格地安慰他說：『這算甚麼？這爛頭。職員的名單已經呈報上去了，我也在內咧！但是，海闊天空，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呀！』可是，無論如何，這個裁字有如一條繩子，緊纏纏的繞住他的心坎了。又如一個浪頭把高高舉起，然後重重地把他沉下來，沉下去，沉下去了。他迷惘着，麻木在站看，直到清靜時，辦公室已悄無聲息，只有滋滋的電燈，發出戰抖的光芒。他迷惘地在路上走，步高步低的走着，一陣陣的思潮湧起：『我！科長的預算書不叫我寫了？那些看劍俠小說的科員呢？……我不是最竭力的嗎？不升我的級吧！死，或者再減點薪水，我也願意呀！以前換了十多次科長，我也沒有動過，現在……唉，我到什麼地方去，家里呢？……不行，簡直殺了我吧！不行，我面求科長，我不要薪水，我……』他模糊的囁語着，什麼也沒有看見，只聽着前頭走，忽然後面映起一陣人聲，接着見的一聲，

彷彿有人把他用力一推，踉蹌地跌了幾步。回過頭來，一部流線式的汽車停在脚邊，車夫探出頭來，狠狠地向他呸了一聲，並且在他臉頰一口痰塊，車子慢慢換他身邊爬過，瞥見車廂坐着一個圓臉的肥碩的傢伙，像一個大南瓜，那正是他的上司，而又必須即刻請求他設法的救星的人——他的科長呀！他直覺地喊着，跟着車子跑，然而已來不及了，車子風馳電掣的飛遠去了！

他的心坎猛烈跳動，懊恨欲死。為什麼不早點發覺呢？如果早住車，請求他把我裁員名單取消了我的名字，還可以來得及的，現在，唉，絕望了！……看，賣唱的人有張咀，賣力的人有條担挑，黃包車夫有兩條腿，我呢，我有一枝筆桿，這些同是生在工具呀！然而，我的工具毀了，毀了，什麼也是完了，……他被劇烈的悲哀襲擊着，宛如一個被激動的俘虜，爬上戰馬台時一般心情，憤憤這無邊地擴張着的惡劣心情，走着，走着，也不覺得疲倦，……他究竟向什麼地方去呀？只有上帝知道！唉！他漸漸地消失在暗黑的深處了。

一連好幾天嚴禮頭沒有來上班，大家坐待發悶，總感覺到缺少了什麼似的。不僅如此，果然不出所料：科長又在預算書上幾句要緊的話，這件偉大的抄寫工作，非嚴禮頭擔任不可。科長憤憤地忍耐不住便吩咐和他對面坐的職員去探問他為何曠職；那人所得的回報是這樣：

他的老婆說他好幾天沒有回家了，她也等他領平給米哩。……我非常驚異，順便告訴她，前幾天而裁員，擬定把他裁掉。……『裁掉？……是不不要他嗎？……』她驚惶地搶着問我。我說，公事沒有下，還是要繼續上辦公，今天我特地喊他去上班。——『真該死呀！沒有回家，又不去上班辦公，唉，請先生替我找他……』看樣子，顯然他不知去向了。

再過幾天，仍不見嚴禮頭回來，裁出他的位置給一個新來的青年的小夥子補上。時光的流水，衝洗了人們存儲的記憶，漸漸地忘了一『嚴禮頭』的渾號的嚴禮。

短笛

一 贈拜輪

呵，拜輪！詩的籠子
你更是英邁的戰士；
寫着贈還那自由的冠冕，
你把生命捐給了希臘人民！

你愛人類，愛不幸者，
你是擔任痛苦的代表，
像有大悲觀的憐憫，
你有聖者般的心胸！

「戰活著，
就永遠不再回到英國！」
多麼決絕的去國的誓辭啊，
像那嘯一掠搖撼着我的靈魂！

此刻：我對照片有如和你對面，
你冰筆熾明的眼光照亮我的全身，
而我的耳鼓也彷彿聽到你如火的唇，
吹出震撼世紀底熱情如潮的歌聲！

二 贈甘地

有菩薩心的鬥士，
你是印度千千萬萬人民的母親；
而你又是痛苦底先知
同情着羣體的枷鎖而來

從地獄走到地獄，
栖息在煉火之上，
而你永不塌斃地嘶聲呼號，
自由女神底光輝的名號！

那怕絕食，監禁，流亡，你全生瀝
都爲祖國奔忙，爲求自由的償還！
呵！甘地！那幸福的光芒終有一天
會落到千千萬萬印度人民底頭上！

三 自畫像

我的額面時常是冰雪般冷峻
放散的笑，春花乍展的溫煦：
我的眸子深儲着海水般的憂鬱
情感的潮汐時時在那裏面起伏。

肩打着結，像是对這個世界
發出永遠的疑問底肥號。
我愛沉默，我的口喙緊抿起
像對這鐵齒社會的鄙棄！

或者有人說，「他年青青地。」可是
我生於憂患；有白髮如星閃爍；
或者有人說，「他是夢想者。」可是
我底心絃：却爲苦難的現實而強鳴。
是的！「用黃金買歡樂，用聰明買醉
用憂鬱買詩」的浪子時代早過去了。

呂亮耕

今天：我縱死我的柔情，打碎酒盞燈紅
開始歌唱這火花批露的戰爭！……

四 答客問

休問那橙紅酒綠的倚梳年光
舊骸骨，我已經統統埋葬；
歸開柔情，我投向烽火的新地
就像那擊斃新生的國風！

感謝戰爭的磨青——
今天我羽翼更健壯！
東西南北，到處遨遊
慨然以天下爲家！

我的歌吟，再不是從豎琴
細細彈出的淺唱低吟；
而是鉄笛，是催狂的喇叭
吹出人民勇敢鬥爭的聲音

戰事的日子將是漫長漫長
艱辛的程途也是無限迢遠；
苦鬥必生，我懂得，從重瀟瀟淋淋中
出去
前面迎候我的：將是一片無窮美好的天
地！

沉澱

盧森

自從那次文化界國民月會的會席上，由一位×報電訊編輯林霜楓介紹，我便認識了對面不相識的賴學林，及後成了至友，現在又不知他的下落了。

我記得當林霜楓介紹時，沒有介紹姓名，先將賴學林是他的留學同學，現在在××機關任職，是一個新起的文藝作家，用急驟的聲調說過了，才提到他的大名，我想：林霜楓是新聞記者，知名的交際家，他這樣一面要使我聽得他與賴學林的關係密切，一面則是以我和他的志趣和愛好相同，叫我們彼此尊敬重視。

賴學林聽了我的名字，就相識恨晚的臉上浮起了光彩，眼睛在突出的前額下灼灼放光；林霜楓再介紹到他一身的著作時，却抗辯似的說：

「怎麼這會令我難堪呀……」反覆不斷地說着，將剛才的光彩中沖進了幾分羞澀的紅暈。

大概是他的額上土一團團銀幣那樣貼着，皮膚發癢了吧，左手背向後搔癢，忍不住地搔癢，我的眼睛給這動作引導到那裏，見灰色綢緞的領口皺了，額上油膩烏黑，左胸的口袋上插着支鉛筆，他的指頭在癢又癢地搔了一陣，那白色的油塊，成陣成陣的飄落，映着頭頂燦爛的汽燈，有如春時節落英的殘瓣。

於是那地位介紹賴學林與我相識的林霜楓，十分興緻地說當時怎樣堅苦練支筆書法改畫，并提起指頭對準當時的主要健將的姓名；如何向名作家郭沫若、新以拉文稿，似乎對於目前以及將來再沒有那以輝煌光輝的事蹟可以創造出來似的。

賴學林正在得意忘形於追憶往事的敘述時，頭顱抬得高高，頸子也高高地昂着，卻在進門的角邊抽過了一句招呼後，林霜楓便馬上轉過頭，說：「馬上回來，便轉轉地走了。」

步，毫無忌憚地對我說：「當初辦××文藝，拼命地去籌款，東拉西扯去徵求稿件，確實使我們驚慌，個個都說林霜楓確是個活動而有力的中堅份子；但以後給一位某某大學保送留東的女生麥靈娜所認識，戀愛進行曲奏响以後，馬上便把××文藝放棄了。起初是說期，不久便停刊了。——真可惜，當時，這份雜誌在上海都銷上四千份，現在你試想，那家雜誌的銷數能有這樣的成績？」

忽然全副清的話在心裡囑着：「如果賴子林有希望，我的眼睛便在屁股上。」因此我沒有說話的興趣，不過賴學林口裡所批評的林霜楓我覺得是很公正，却又引起我的注意來。

會場上嘈雜的鬧聲起初是一簇簇對花上的蜂翅似的振响，現在是普遍的喧騰起來，參加國民月會的文化人越來越多了。

「他是留東學會很出色的人物，撈到了一筆妻子以後，好像便完全滿足了，回到中國，在新聞外動崗位跑跳了一年多，才任編輯輯來的。」

「我記得他曾在徽州省立一中任過美術教員。」我淡淡地承認他說的完全正確，用意將他的興奮削減一點；因為我發現在各自交談中，他說的聲腔最高。

他說：「是的，現在是重作馮婦。」邊說邊從口袋裏摸了摸又放下手，到這是在第二次了，我不明白他想到什麼東西，只以為他想將近作對我誇耀，博取我的稱贊，爽快於大眾之前。那知掏了許久掏出來的是黃烟包。他誠意而自慚地請我抽，自己捲了一支又長又大的一口，擦一根火柴拚命地吸，等到吸了滿肺充分的濃烟，對着我粗聲粗氣，「呬」的一聲噴了出來，噴出後現出再舒服不過的神氣倚在靠背椅上。

賴學林更興奮了，將他認識的作家，以及在目前知名的詩人，說這編與他的關係，那個與他經常有書信來往，樣子是常常踴躍，

滿足，而我因為以前聽過李訓清的評介結論：「如果賴學林有希望，我的眼睛便生在屁股上。」且認為這不是談話的場所，唯唯諾諾，雖然做出消極的冷淡予以拒絕，抑制他的出超的熱情，以免勾引人過於注意，說文人作家豪放不羈，叫那些我沒有準備給他討厭的人來討厭我們。

天已是暗得有落落了，在我對賴學林詢問為什麼還不開會時，旁邊一位掛着市政籌備處徽章的搖搖頭，不是對我們報告時刻，全然是給我提醒後，感到坐在這裏的時間很長，看了看錶。

「六點二十分了，還不開會。」唧唧地說着煩言。

「那些一定要我們統籌的官員大概還沒有來。每次都要給我們一點點煩與煩惱，才顯得他的架子够高大。實在，他們應該依時到來，來請呼來客，喚，我每次不光是害怕集會，而且怕看官員們那種自高自傲的神氣。」

賴學林對我發牢騷，無非是想爭取我的熱烈不實際的感憤，可是，我冷冷地好像也染了有官僚習氣似的，不置可否，不評是是非非，這樣一來，他只好收斂了豪笑，一邊打開烟包重新捲一支粗大的烟捲，一面用眼睛搜索林藉口。他轉過身子，我聽見他的頸項一斑一斑的癢；刷的他又轉過頭眼睛向我身上橫掃過來。接着從褲上檢上一張傳單，手又向壁上刷刷地搔了起來。

林藉口走了過來將欄在褲腳上的史特抓着，無疑是要轉移方向了。賴學林不挽留他的說：「好呀，不用說理由了。」似乎是很酒醉，又似乎是滿不在乎到聽不起他的神氣。

我以為這是不冷不熱，賴學林會對我的，許是暗地裏罵我也罷什麼架去。我心裏很憤憤他，他寫的散文，報告文學，學調很輕鬆，結構很簡單，當地報紙期刊常常刊載，我有時很喜歡去讀它。

當晚他在文章上認識的時候，那時我是在××會工作，下了辦公有時偶然的談起他來，有一位同事李訓清是他的同鄉，告訴他許多沒有道德的行為都近乎事實。因此賴學林藉口介紹時，我的腦子裡已浮泛着幾串猙獰的醜事。這種同未認識其本人先聽到他不道德的行為，往往使人提心吊胆快於親見的；及至見了他，那顯

豹子頭上的斑斕，加上油膩的衣服，所以我一個抱來那樣好感的心情也破滅得不見踪影了。

李訓清對賴學林好似前生就結下了不解的仇恨一樣，又好像什麼時候咬了他的心肝一口似的，我才說起賴學林的文章將來很有希望，努力多少成績就有多少，李訓清却討厭到一時說不出話來，先「語誤」一聲表示完全失望以外，還搖了一搖頭才說：

「如果賴學林將來有希望，我的眼睛便生在屁股上去了。」接着又是「語誤」了一陣聲音。

「怎麼，你認識他嗎？」就認識他，他能够努力，也可以把你的壞印象轉變過來的吧！」

「不能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他是造反成功的秀才，那還有什麼挽救！」李訓清很堅信地，好像眼睛裏幻出的賴學林漸次沉落，永不翻身那樣。

我說賴子回頭的道理給他粉粹以後，李訓清便告訴我：

「信不信由你，其實我與他近日無冤，往日無仇，不過我是與他同鄉，知道他較爲清楚，——現在是下了辦公，有充分的时间來講述他的過去，本來說人家的壞話向來我是不喜歡的，不過這壞話都是事實，我對你要說的，只不過沒有和他隱晦包涵罷了。」

「我根本不認識他，到底臉臉白我亦不曉得，住居的門向東向西更不得而知，山水有相逢，我們在外面跑的人，少不免有碰頭的機會，尤其是寫文章的人，要聯絡的機會很多，我能够先知道一點底細，它不比小孩子會吐餵，吐餵的時候要討飯吃的！」

就這樣，李訓清便十分認真地開始告訴關於賴學林的經歷了。他沒有沒有什麼準備隨口說說：

「他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因為他的皮膚上有癬疥，頭上生雞屎堆，臉色又黧黑，日額向前突出，眼睛烏黑放光，凡遇同學有什麼食物便好言好語的走過去。俟候候候：要是聽見同學的銅仙起初便開口向人借，借不到的時候，眼睛灼灼地轉動了一回，便挺迅疾地走過去，向同學的手上一拍，等到銅元叮叮噹噹跌在地上，或是撿

了二個便走，走了不遠，看同學追趕過來，將銅仙擲在地上，於是那個同學一定是叫他的綽號「金錢豹」來罵他，賴學林跳起一定是「跳二跳身爽快地走了。」

「二鳩一鴉，一虎一豹。編是吃鳩的，豹也是吃虎的。」我笑了笑，另有心事，又好象另有圖發似的說：「真是奇怪，造物主造化萬物。」

我將這慢地告訴他，他家裏的父親很有點積蓄，田產也多，但是還不知爲何對家從小對他不很關心，每逢節日或是迎神賽會的時期，賞錢給得很少，並且說他將來是書香書來的，人家開他的父親是什麼理由，他又不肯說，但是他的父親在同鄉的親友們追問得緊的時候，有時又微有一點希望，說他與他的希望，書香書是讀書，書我一定會給他讀，將來或許有點好的希望。一次家裏明裏說，像這不對的疑問時又求不到底底的離開了。

李訓清說到這裡的時候，給一位來客詢問責任，他很小心心的自斷其詞，到那後來他留下了字條辭職出去以後，把留條安在起來才繼續說起賴學林在學校的節日，需用錢達不到目的，便悄悄地留心他錢存錢的地方，趁機會偷竊。他的好勝心很強，比如：在國語學校舉行提燈巡行，每個同學要領一個紙燈，他的父親雖然給他他上學，學校裡的用費，活動費，一概不肯給用，賴學林萬分懊喪。在民國十年那年的國慶吧，他買了大批材料，暗地裏探聽着做。到了那天拿出兩支很精緻的來參加比賽，大家都說他不是自己做的不算數，他却把這以茶道的講出來，居然得到了首獎；而他回到家裏將獎品給他的父親，廣告是說學好成績的優獎。他的母親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最低的，丈夫一出聲她到退到裡頭去，然而，對於這一次他給高獎所鼓勵稱贊着賴學林，學林如果生在有錢人的家下，將來都會變豹的。他的父親本來是忘記了賴學林出生後，他的心愛的妻子辜慶惠天在死了，却于學府第二年又病死的傷心事了。給這一談，又想起來，滿不在意地說了。

原來他的父親是債得一點家衣相法的，心裡暗恨賴學林是豹子形，命運這得兄弟打劫父母，爲了是自己生的，不想入想才沒有把

他賣掉，因此向來都不甚疼他。可是他卻精神旺盛，生來就很少生病，連傷風咳嗽都不常有，所以，當他的父親正無意的想改變成見時，給母親「會變豹」一說，心頭又記起那要淡褪的影子，學府兄弟來，忽然震怒的喊着說：「有，用不着說喜，沒有，亦用不着和憂！像這個不成人樣的兒子，……」

李訓清敘述到這裡，以爲我沒有聽他的話，振作地復親熱的湊過來說：

「賴學林在高中畢業後，他的父親叫他到上海去讀醫專，學校，他卻表面上答應實際上却和一位從日本回來的黃開庭，——現在在重慶擔務委員會的，商量量量提到了錢，一溜烟走到了東京；他的父親以後還不住地催款到上海去，託××洋行轉交，他每次寄信也是從東京寄到上海，××洋行另託黃開庭的朋友轉封改寄。這樣，攪得很好，他的父親也不曉得。年紀老了一點的人，精神有時因身子疲軟振作不起，或是腰骨疼痛着不能起身的時候，雖然賴學林給他父親的印象，始終不能克復成見的城地，可是在病中接到兒子來信，信裏甜膩的有辭安慰幾句，漸漸地叫他的父親回心轉意，叮嚀他的女人取出床底下暗箱裡的銀幣，慷慨慷慨的匯到上海，××洋行去了。」

「本來，賴學林可以借這機會，這種環境環境的，可是，他到了東京以後，聽說每天舒服地住在留東學會，看張資平那些有毒的三角戀愛的小說，這時時跟那些閉在學會裡做官公的無聊人大吃亂花，他的父親越多病痛，却愈肯匯錢給他，原因還不是希望兒子對於醫學有了心得，未方便世人先便利親人；其次則切實感到老了需要兒女媳婦。總之，實感到有親人在身邊什麼事也特別體貼，旁人也不敢看輕。可是這金錢豹的眼眸是看在錢上，錢才是他的爸爸；南洋才是他的媽媽。及後，一位從日本東京回來的鄉鄰告訴他的父親，福隆伯——是的，我忘記告訴你了；他的父親叫福隆伯。——說賴學林是在東京，而且沒有進任何學校，最近還傳染了花柳，到處騙人家的錢，繪成繪影的告訴了他的父親。福隆伯聽到了這裏，用拳頭緊緊地捶着胸脯：「這真狗狗，狗狗，打劫了兒女

這就是打劫賊了。向這地氣憤過後，他說是看醒了，世事看透了，自感日子已漸次進到了像夢境到黎明時，雖然是在苦寒亦近於天亮覺醒的時候，於是自己拼命地積蓄，以備老來時慢性的使用，所以，對於賴學林的接濟完全斷絕了。

李訓清再告訴我的，是金錢約回國後，父親不理他，母親亦不敢再照顧他，只好趁父母外出，摸索回家裏想偷他父親封藏的銀幣，結果在他小時候時得父親藏銀的地窖裏盜竊了一些銀幣，在暗中進行買賣，訂立「父死過手」的契約，這事洩露了出來，在縣城的三親五戚經過「脫離父子關係」的啓事，這樣，賴學林在鄉間茶不佳，他走到廣州，那時他的同學林霜楓在《報》任副刊編輯，他努力寫稿來維持生活，備這個機會賴學林便寫起文章來，一直寫到現在，而今幾乎是作家那神氣了。

文

李訓清不肯停嘴，彷彿對於人生經驗豐富對賴學林非解到分析清越越也不肯休似的，很慨嘆地再談到賴學林以後進了《文》編輯工作下，奉來一勇雙一口在職時也可以過維持生活，可是懶惰沒有節制，自奉極豐，常常自己一人到餐館裏吃飯飲酒，過冰室飲冰，結果除了正薪以及稿費以外仍不敷應用，偷衣料室裏的書籍往外邊去賣，這事同事不在的時候，偷去了黃記書的衣服，這事賴學林的社友知道了，林霜楓叫他自動辭職，林霜楓聽得這事，內心極其難過，當時又原諒他說：「作家多是這糊糊塗塗的。」

又說他沒有辦法繼續工作的地位，只好失業。李訓清大氣着，兩眼一擡淚流滿面無法可想的說：「到處向朋友借錢，說也奇怪，那時他會認識一位太太，那位太太約丈夫在香港辦電台任職，那邊另有太太一房，所以一月半月才回廣州一趟，而賴學林自認認了這太太，真是像蟻蟻給說去了表皮，穿起四裝革履來了，可是那項項上的表皮仍依然如故，因此許多認識他的人都嘲笑他說：「蟻蟻金」始終還是一隻蟻兒。一話是這樣說，其實他有錢請朋友們吃飯，大家都改口稱贊他來，誰也不敢叫他「金錢豹」了。」

李訓清對於他以後的一段生活也不甚清楚，只曉得賴學林到了這兒又回復了以前的寒槍，沒活動法來抵禦不斷增高的生活，只好

厚起臉皮去找林霜楓，那位電訊編輯老爺真是「不念舊惡」的君子，介紹到他到新開檢查所去，到介紹成功了，他又吊起架來，說是夜間工作不習慣，等到林霜楓表示以後完全不理時，他才將就了下來。

「在新檢所工作雖然不好，也不怎樣壞，這位老爺雖壞，惡習成性的金錢豹，總是濫吃浪用，成天呼罵詬舌，聽說他那次離開又係由林霜楓暗中担保出來的；有位姓韓的同志損失衣服，手裏，被帳，……許多器物，大家都說不是外賊是內賊呢。」他走到菜几那邊敲了一杯，看他的喉核上下移動了一回，再清了清嗓子講下去：「所謂道德是大家共認尚未為法律所制定的法則，而他一個人不顧惜的破壞，誰能够原諒他，實有他呢？」

「你爲甚麼這樣討厭他？他又沒有吃過你的心肝，又沒有干與或侵犯過你的器物，……我爲他給人欺侮得過甚時，一股出於純情的同情心爲賴學林辯護着。」

「這不能這樣說，千萬人拾一條道理。」他像突如其來給我抓緊的扭了一下，驚急的抵擋着說。

「你說他是寫作的人，或許他故意這樣做，吸取社會上各種人的臉孔對於窮官尊卑所表現出來的形體與聲色，來說他的作品的繁榮和生命也說不定。」

而李訓清認認真真地，睜着眼睛像有大道理要發表又不願顯露對我發表似的，只連連的說：「好了，好了，」鼻孔裏又一「唔誤」的完全表示無望的說：「我的眼睛不是生在屁股上！這點我可以自信；不過，你沒有見過此公，你見了接談過，或許就會知道我的言之不謬了吧。」

現在，賴學林正在我的眼前，習慣時時本能地在搔着那癢癢，真是使人們厭，而當他搔的時候，却又有變成在指示給旁人曉得，他的神氣是「金錢豹」似的。

他把那隻手又換着紅瓜子，着噉着吃，有時舉起頭向四下望了一望，雌視各方，座中很不少劇團女角們瞧着他，爲了他自憐寒酸

吧，與其不能與她親近不如與她疏隔，免得心滿意足而沈沈的再起。眼睜睜了一個星期，或說備半個星期巡視了回來後，仍然是想些問題來和我扯談；起初他說的可是他個人的報告，漸漸地轉變為問話了，大家生疏，生疏用的禮節比較冗煩，且不能節省太多，引起對方的不快；故他所說的，我雖然耐煩了一點，究竟口邊不停他回答他的問。

「你對那些官員作何感想？」

「說起來是多得很。總而言之，是一言難盡。」

「那位在什麼委員會的，他少年得志，得了志自然驕縱、拍馬的

人多，他自已被人一捧，便忘形了，氣傲凌人，不肯做反省的工作，

夫，坐著了屎人家為他清香；成一層屁，他們也說：「臭屁不噴

臭，臭屁不臭！」這心！新起的臭才變了臭，精細塗塗，細得到處

臭臭，這心！

「你對那些官員作何感想？」

「說起來是多得很。總而言之，是一言難盡。」

「那位在什麼委員會的，他少年得志，得了志自然驕縱、拍馬的

人多，他自已被人一捧，便忘形了，氣傲凌人，不肯做反省的工作，

夫，坐著了屎人家為他清香；成一層屁，他們也說：「臭屁不噴

臭，臭屁不臭！」這心！新起的臭才變了臭，精細塗塗，細得到處

臭臭，這心！

「你對那些官員作何感想？」

「說起來是多得很。總而言之，是一言難盡。」

「那位在什麼委員會的，他少年得志，得了志自然驕縱、拍馬的

人多，他自已被人一捧，便忘形了，氣傲凌人，不肯做反省的工作，

夫，坐著了屎人家為他清香；成一層屁，他們也說：「臭屁不噴

臭，臭屁不臭！」這心！新起的臭才變了臭，精細塗塗，細得到處

臭臭，這心！

「你對那些官員作何感想？」

「說起來是多得很。總而言之，是一言難盡。」

「那位在什麼委員會的，他少年得志，得了志自然驕縱、拍馬的

人多，他自已被人一捧，便忘形了，氣傲凌人，不肯做反省的工作，

夫，坐著了屎人家為他清香；成一層屁，他們也說：「臭屁不噴

臭，臭屁不臭！」這心！新起的臭才變了臭，精細塗塗，細得到處

臭臭，這心！

「你對那些官員作何感想？」

「說起來是多得很。總而言之，是一言難盡。」

無非是使人對他的這種不敬，我常常瞧不起他們，我雖然又

不曾做官。但我知道越有學識的人，越覺得自己不夠。沒有學問憑一時手段，談話談到要職的，因為自己空虛，不能不露兩人們，隨同志。叫人摸不着他的頭腦，摸著了還不敢隨便暴露出來。」

那時來人漸次佔滿了席位，要員到了好幾批，好些人有所顧忌的不敢高聲亂說，聲浪的潮頭似乎降低了下來，煩燥的空氣和悶了一些，賴學林的談話整頓了那幾個小組，控制了這大角落的人們的心煩。然而，好些呼著茶，呼著瓜子或是抽着烟的，用注意力揮着他的耳朵來傾聽那位怪狼狼的狂士的談話。

「我們都是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為真理求實現，為抗戰而求勝利的工作者，許多人想得到不敢說，有的明知了這樣做是保守，是封建思想，可是卻少真正革命者的勇氣；沒有勇氣，則行動不免退縮，只能依樣葫蘆的模倣，盲目的跟人跑，他們的言論行動已不是救國主義，沒有把國家社會引導向更有意義更高階段，却推愈下流，你想可嘆不可嘆！我們現在一切為了抗建，在這個時候不肯前弱力量，所以，大家所寫的所說的，都是光明面的、積極的、奔氣的；那些黑暗腐敗的老是不願暴露，這樣留情不敢反對、改革，唯於有意破壞，而在這張白幕後醜事的一點也不覺悟，不為國家民族的利益打算……唉，我現在議論時事，批評人物，說不定有太說是絕無的行爲，反革命宣傳的言論呀！」

「不要說其他，今天是文化界國民月會，所到的大都是在談生意經，莫不替想出澄清文化的對策。近來，香港回來的寓公，不知祖國的苦難，需要積極清除，他們却回來辦小報種種而重分重的來應酬神聖早已麻木的人們。」

忽然我的眼睛蒙上一層昏黑，擦緊著手，並且另有一人笑著叫

我猜

「你猜是誰？」這分明是詩人麥浪說的語了。

我一頓不地地用手到著加在我眼睛上的手，一頓頓，與麥浪經常來往的這說說種種多動作的小說作者唐也了，魔也的眼睛有深處時近視，漸漸像明時的鏡一樣的眼鏡，大家都叫他盲公。想準了我後地地說

這是一篇長篇小說，作者沈從文。故事發生在一個偏僻的小鎮，描寫了當地人的生活和情感。主人公是一個年輕的木匠，他與一個美麗的女子結識，但由於社會的壓力和家庭的反對，他們的愛情遭到了挫折。小說通過對細節的刻畫，展現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

沈從文的寫作風格獨特，語言簡潔而富有韻律感。他擅長描寫自然風景和人物心理，使讀者彷彿置身於那個時代。這篇小說不僅是沈從文文學成就的代表作，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篇章。它反映了作者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批判和對人性的悲憫。

論到午夜

午夜，萬籟俱寂，只有幾聲鴉兒在遠處啼鳴。我獨自坐在窗前，望著窗外那一片黑暗，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慨。人生如夢，轉眼即逝，回首往事，不禁唏噓不已。那些曾經的歡笑、淚水、痛苦和追求，如今都化作了塵埃，隨風飄散。我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思考我們在這世界上存在的價值。午夜時分，人的心靈最容易受到啟發，也最容易感到孤獨和迷茫。

在漫長的午夜時分，我與自己對話，與過去對話。我想起那些曾經愛過的人，想起那些曾經做過的傻事。時間在悄然流逝，而我卻在不斷地重複著同樣的錯誤。我渴望改變，渴望突破，但現實卻像一堵高牆，阻擋了我的去路。午夜，是靈魂的歸宿，也是痛苦的根源。在這種極端的環境下，人的內心會經歷一場激烈的掙扎。我試圖尋找出口，尋找希望，但最終卻發現，除了面對現實，別無他法。午夜將盡，黎明將至，但我卻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着，烏黑的眼眸，種地放着驚惶的卷，他除了不曉然討賊外，又有點以施捨叫他趕快離開之空頭了。

天空的烏雲，棉絮般飄着，陣陣的朔風，有力的要攪開它，解救出人人渴望的太陽來，可是幾天沒有消息，天氣驟寒，每天起床，人人呵着濃白的汽，地上霜花鋪上了路，橋上，以及住居的屋脊，賴學林在茅草的屋子裏，終夜發抖不能入睡，每天一早起來，實踐他昨晚想到一談生一的道理，可是，走的路愈走愈狹小，愈走愈野蠻，無理和不客氣地，走到林霜楓那裏。

「你又來了？這時候不是廣州的日子了。」賴學林交了幾篇稿子給他，少不得又要收到一點稿費才肯走，他只有幾個朋友，不到幾天又輪輪轉轉這兒來去。

欲望是深廣而難填的，如果他自己本身有積蓄和有家庭經濟還可以有滿足的准備；賴學林自己沒有積蓄，我們又泥菩薩下水，自身難保的；而且經濟不是根本解決，到了窮身臉顧不了時，見到地時我比他更焦了。

他借一勞水進吧，除了再借錢外，說明工作要會見某委員，向我借制鞋鞋帽。那次借去以後一直沒有回來，頸上的癬從此與我的惡感關了。

白天忠實地放哨；夜晚忠實地黑睡，我對這位一去不回的賴學林，雖然心裏給他好真的原諒，而他這心比比到難以饒恕，因我不敢來見了。

這城市不廣闊，他的人生之路在這小城裡更是狹隘，終於在一個巷口，我聽到他的頭後的花紋，他上前去攙他同階級奔赴的腳步，賴學林愧恹的，內疚的表現出腐蝕的風相，把褲低下去時他破洞的鞋，我沒有提起這件事，只籠統地說：「我們的友情不要為俗物所纏！」

他會心地答應着，給我一個深禮走了，但是以後仍然沒有見他來，而且許多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消息，賴學林也好似沉溺沉下去，跟那些垃圾，渣滓們混和着了。這是我我的猜測，到底是不是有待考證。

這道吹噓不明白賴學林的下落，這鬼李潤清的時候，我詢問他，他取面深問我賴學林近况如何，說我和他是舊友，應該給備身少消息。林霜楓一看見我也訴說，給他弄得好透，蹣跚脚要他陪死似的，同時還抱歉地說不該介紹給我相識至異及了我，陪了一個對不住又是二個，三個……

賴學林或許是易地謀生了，金錢約或是中了毒箭死了……

直到林霜楓有位朋友從湖南歸來信，報告他介紹來的朋友賴學林先生，到了以後，在××縣保他任少校辦事，職務是編譯政工導報，他初任職時同事們都很尊重他，以後，賴學林在他同事中間運動，說是軍隊生活太苦，待遇太薄，如果不經營商業，自己一身錢一日也成問題。大家給物質很強，約來得議，如博在私塾裏的學生，送師老要求勤讀苦寫，一場遊戲運動的課外活動也沒有，這忽然而賴學林提出一課新科目，全體同志俱一致贊成似的。因此林霜楓的朋友一方面預支薪水，另一方面向親戚借貸，同時還向家中籌措，三管齊下才湊足了二千五百元，由親戚辦米，出及眷屬證明書，預備廣西米糧吃緊時運往桂林，廣東糧食嚴重時運至坪石、曲江，十多位同志共集了六七千元資本，賴學林的工作難辦，卑卑情形比較明白，更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定理下，大家都帶他走外動……

林霜楓到我寓所裏來，開口就吐痛作淚的說，我聽到這裏心裏浮現出歡欣的顏色來了。

一聞梅，這位見錢眼開，見利忘義的豹子賊，你他氣不氣死人呀！集齊了資本到桂林走了一次，把餘利分潤他們的匪軍，大家再沒屋坪間的遠足將近一萬元的股本，購米運來曲江，直到現在，距他發傳時將近一個月了還不見回部，詢問有無來過，要來過，叫他從他早日回部囉！——我接到這信使我莫明其妙，我已然沒有介紹他到衡陽，同時我們還不曉得他的下落！」

我預感到又一次上當了，心像掉了下來直躺在床上了。我又中計了，我又中了金錢的毒計了。他敢欺騙父母，當

過，他們那裏總會得了這許多，（曹傳，也許速度加快，動作是充實當時的戰鬥中。）至于擄彩，甚至給打死了，他們明知這，這是或難免的命運，但誰又去避免它呢？呂得勝、林保廷、何錦，他們都在這樣的情形中接受了這無限光榮的厚禮——擄彩——了。何錦受傷的部位是在面部，林保廷却是右胸貫通，呂得勝的腰和頭上都會着了子彈，但都還算是輕傷，只醫了不到三四個月便已痊癒歸隊，歸隊服務了。這雖然仗火他們是經過了好幾次了，可是這麼一來擄彩就是他們破題兒的第一遭，他們是初次嘗到了這鹹的滋味，像這鹹鹹的滋味，鮮紅的記憶，他們沒有一個時候會忘掉，這三位，他們是受過這苦難的洗禮的，他們不祇是同志，更而還是很好的朋友了，因而他們總愛玩在一起。時間過了許久了，他們就在這時間裡把玩着這歷史光榮的事實，但是他們的態度可很輕鬆，他們祇負着警戒的任務，在溪旁的石塊上，又把那紅色的印象從記憶裡勾出來。

「是前，何錦，我可不緊，傷在我的腰上，給褲子罩着了，誰都不會聽見，就是擄得勝也不要緊，只有頸上一點兒疤。」這是林保廷的聲氣，他現在可不說他的地道廣東話了，說完他的右手便不明顯地摸到自己的頸上負傷的疤痕去，隨着又把褲腳拉了過來，低下頭去把褲腳看過，回了說：「何錦，你臉上的疤痕就是你的記號，這可是你出陣了，要是你回家裡去的時候，你的老婆準會不認你的。」

「何錦，你這傷機上指導員說過了，這是最光榮的「標誌」呀！光榮的「標誌」，我有了這個疤痕，還有什麼不夠光榮，還怕什麼老婆不認，哈！」

何錦的話說得更響亮了，他從曹傳的指導員口裡學會了一種點「標誌」他從前完全不了解的新名詞了，他相信這個名詞是很好的，于是他總想還有詞去配合他的疤痕，「這是最光榮的」，他對這詞意思沒有什麼完備，現在講起來了，雖然林保廷和呂得勝都是齊着同樣光榮的事實的，可是他的光榮不如他新學會了的名詞——「標誌」——是時刻刻在自己的臉上，誰都可以看見的，因此，他驕傲

着，笑起來了。

「虧得你還得意呢，光榮……」

「怎麼不光榮，你忘記了麼，當我們還在營院裡留宿的時候，那些來慰勞的男人、女人，有那個不說我們是光榮的，老林，你也是光榮的呀，虧你自己看輕了自己。」何錦不，林保廷說完就搶着把他的話兒打斷了。

「不是這麼說，何錦，你別誤會了，我們擄彩當然是光榮的，可是我們給敵人打傷了，自己不曾捉着半個鬼子，這像是光榮得不夠，呂得勝，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對，對」，何錦倒贊成地說着。

林保廷的話實在是說得太軒轅了，他太會說了，呂得勝也連忙地點頭，表示贊同他的意見。

「這就够討厭了，鬼子又總不來，咱們老在這里放哨，他媽的，鬼子敢再來，咱們三個不抓得個把的鬼子來老子不是何錦，不是林保廷，他不是呂得勝！」

「師長說過了，抓住了一個鬼子有一千塊錢打賞。」呂得勝把許久以前在紀念週師長說過了的話在記憶裡挖出來。

「如果抓了我主張這款子還是不拿好。」何錦發出新意見來了。

「幹麼不拿？」呂得勝對何錦的意見不了解了，因而問着。

「一千塊錢在幹麼，我們給打傷了，這個仇沒，找誰來填償？」

「是的，找誰來填償？我們就正要鬧鬼子身上找出路，不，這不是出路，是我關心，是復仇！是復仇！」林保廷說着笑起來了。

「這也說不行的，誰都在這里打算，我們把他弄死了，給官長知道了那是不行的，我這就拿一千塊錢，吃幾頓肉，倒有這意思。」林保廷可提出「吃肉主義」來了。

「……中華兒殺氣高，日本鬼子那裏逃，狂風掃殘雲，敵屍棄伏山腰，腥血染斑酒荒郊，輕重木炮滿地……」

兩個士兵的故事

叔孫如登

兩個士兵的故事

王金榜，是一個

粗魯的兵士

他，吃飯一頓六大碗

但不認識半個字

在連部里

他比別的人第一個

就有槍身射擊了點

編起隊來總是站排尾

你說他暴躁可不對

他底裏心裏

的確比誰都大些

就譬如：他恨他同班的伙伴

吳得標

那個瘦長的小夥子

也就是爲了

捕風捉影的一點事

四月里

他們底部隊

在劉家寨

那寨子

環山繞水真是好景緻

王金榜，在那兒

看上了一个大姑娘

名兒叫做什麼翠蘭子

他向誰

丟了一千個眼色

那姑娘可理都不理

但有天，他看見

吳得標

在河邊幫翠蘭子担水

兩個人，一路走

還一路笑着談天

從此後

王金榜底心上

醋意總起一把火

把那和氣老實的

吳得標，看成眼中釘

對待他總惡聲惡氣

可吳得標並不懂

還給他老是一付笑臉

隊伍從貴州開到江西

跑過三四省，打過七八仗

王金榜

還是改不了從前的壞脾氣

三天，五天

總要抓件小事，跟那

吳得標找麻煩

真不巧，有一次

吳得標沒留意

在王金榜底脚上澆了半碗水

他連忙小心地陪不是

王金榜却又動了疑心

認定他是有心尋事

於是，眼裏差點睜裂了

罵聲「×你娘」就要動刀子

同伴的勸了又勸總不行

一直到連長出來才了事

可是，這聲一來

王金榜和吳得標的

嫌隙就愈來愈深

誰都不服

誰也不讓

單獨地站在一起

三

隊伍又調上了火線

天剛亮

山谷里，霧氣

還沒有散去

全連的弟兄，分散開

乘敵人不注意

一個個向前躍進

拂曉攻擊就這樣開始

散兵隊，經過了

陰濕的苔草地

經過了

灌木叢，森林……

每一支槍尖向前攢着

指着那對山的青蒿族

王金榜在這散兵羣裏面

吳得標也在裏面

突然間

槍響了

機關槍響了

一年已過去了

敵人已經發覺
而且已經開始射擊
我們底弟兄並不怕
找一個隱蔽暫時藏起來
一有機會便又向前進

王金榜，伏在
一個小土堆後面
看前方，不遠的樹底下
臥倒着吳得標
他那對敵人的朋友
他底對敵人的忿怒
竟被一個狂暴的金頭
撥轉到吳得標底身上

於是，他咬咬牙，抬起身
把槍對準
吳得標底後腦
板正在動搖上，打死人
也不會叫誰知道
正當他底手按上扳機前的一秒鐘
敵人底槍彈
找着了他底胸膛
血從創口湧出來
疼痛咬着他底心
他掙扎着
在地面打着滾

步槍從他底手裏落下
醜惡的念頭從他心裏湧謝
這時，吳得標回過頭
看見了王金榜抽搐的身體

吳得標怔怔
爬到地底身邊
解下裏腿布
給他，好創口，止住血
低低地安慰他
叫他別着，靜靜地保護隊
而後才離開他
跟着別人衝上前

四

三個月之後
吳得標，在野戰醫院
見着王金榜
他底創口已經埋口
用微笑來迎接
那曾經被他恨煞了的朋友
他羞慚地
解釋着擱丟的罪責
他感謝吳得標救了他底命
誠懇得
眼淚都流出來

他咒咀着
自己底粗魯和愛心
管領着吳得標底寬容
但終沒有勇氣
把那醜惡的罪責說出來

緊緊地握一握手
他們便成了要好的朋友
兩顆心鑄成一個
從此在吳得標的地帶
就必定有王金榜底影子
他們互相幫助
互相鼓勵
就換到一個幸福的日子

以後，他們參與了
許多次猛烈的戰鬥
每次戰鬥裏
他們一同防守，一同衝鋒
他們底槍口朝着
同一的標的
他們建立的功勞
分不出你底我底……

一九四三，五，廿四，夜
曲江，上寨村

(接24頁基前)
我們會永遠牢記着
你對人間最後的呼喊
敵人還沒有打退呵！

朋友！
你現在已如幸福的種子，
深埋在祖國的厚土裡，
深埋在自由的主地中。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粒麥子來！」

——約翰福音

這時，我的眼淚是流得更多。
但我又能，
流淚是無恥的，
眼淚是不能洗淨
祖國所受的恥辱。
我不應該在這偉大的英雄面前，
流一點眼淚；
我不應該用眼淚，
來報答他的壯烈的犧牲；
我更不應該用眼淚，
來污損他的偉大的人格。
我的眼淚應該化為熱血，
灑在祖國的厚土上！

城

我又來到了兩年前去過一度到過的一個小城市。當由三十里外的一個地方來到這里，感覺著一種寂寞的車來的。那輛貨車的輪胎已磨得乾乾的，彷彿是，四隻車輪下面便發出吱吱的沉重的聲音。而且，因為路面很壞的厚衣，車子更被顛簸得厲害，有時把我拋到了好幾半空，有時又被前面的東西倒壓在我的身上。我望著一尺見方的車窗外，一帶的青山緩緩地隨我們紛紛的後撤着，我不禁苦笑起來，我們畢竟是坐在車子里面。

告訴你，那三十里的路程使得我非常疲乏了。疲乏得好像一匹牛深耕之後站在田邊坐在喘氣。我右手上的錶，正好走了一時另二十五分鐘。

我來這個小城雖然不算怎樣熟悉，但也不會怎樣陌生。而且使我驚奇的是這里的什麼還是兩年前的樣子。舖戶，街道，一切的一切，都彷彿沒有改變過。連住在那里的人們的聲音，笑臉，都是昔日那樣的清脆，快樂。然而，雖然這里和我并不陌生，可是已有些生疏。若不是我忘記起這里的一間機關里有着我的一個朋友，而且他還寫過信給我，顯作我的嚮導，那末我的心緒準是一番亂。凌亂得好像冬眠之後的一床棉被了。

這個地方，還是和以前一樣，一處古舊的建築，然而，里面的人却有點不同了。

說以前的一個首長，不恰當地一般人的意思，在一個什麼會議上，便給人大肆攻擊，有一天，在整個機關里竟發現了五光十色的標語，要叫他避席讓賢了。結果：他不得不塌台了。而另一個新的人物便登臺了，這個新的人物是本地的年青人。我那一個朋友，便是想這道兩年來人進了這個機關去。我談到了他，他談到了多年隔別了的愛人。我們都感著得流下了眼淚。

我們談到這里的事情，幾個月前這里鬧了一次旱荒，有些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的人，於是便故意大放厥辭的向各方喧揚了，今年的糧食一定貴得不起啦！因為政府限了價之後，市面上的白米便絕了跡，這時更弄得連米店都關門起來了。然而，其實附近的鄉村那些米都還積存有許多，於是害得一些人都得出到高價去買米。苦了一般人。尤其是一般靠薪薪生活的人，因為米價又天上漲，刺激了什麼東西都漲着上漲，然而，那些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的人却大大地發了一筆橫財。

這里雖然有不少的人，然而，你要在一個地方去找到這里的人却是那樣困難。倘若你在本機關學校的名冊上面找到一個他們的名字，那便是你的僥倖。這里的地名，好像就離了我們的典籍；猶如死去了帝王，只能在我們的歷史上閃閃着一線慘淡的光彩。

然而，他們大多數却是辛勤地耕種着，照他們的統計數字來看，耕種的人已經超過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了，所以，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便和土地有着相同的命運。他們的祖先，以血汗來潤澤滋養這塊土地。現在便是由他們這一代，以他們的血汗來潤澤滋養這塊土地了。我想起一切關於這塊地的事，許多事情雖然都使我感動得不落筆。然而我却實際地熱愛土地，因為我們所耕種的每一塊土地都是我們的祖先一代一代的遺留下來的原故。

我想起在我的記憶里已經模糊，腐朽了的鄉土。因為那裏荒蕪大海，所以那裏的人風氣較開。四方奔走的人也特別的多。由于這些，他們便帶進許多所謂近代文明，在那個古老的靈魂上披了一件時髦的衣服，他們搗毀了一切舊有的屋宇，改建了堂皇瑰麗的宅院，馬路上塗了柏油，軟綿綿地，馬路上奔馳着各式各樣的汽車，人力車，馬車，播着器在每一個角落裏震天價响。清醒的頭腦也

黃郭人

給弄得昏然了。而那里的人，便在馬路上跑着。在家里閒散着。一天一天的白過了去。

而那些土地呢，沒有人耕種，即使不像英吉利，奧大利的貴族或大地主，常任土地上滋生竹樹，繁殖野生鳥獸，以為遊獵之用，但却是有一種放任的條件下荒蕪了。就是有人在土地上勞作着，他們也是種着一些無價值的東西，他們種着果樹，種着其他珍貴的植物，因為那樣可以高價的賣給一般貴族的人，即使大多數人還沒有飯吃，還需要到外國去一船一船的運來了洋米。

如果是說什麼地方，什麼事情，窮有一種因果律存在時，那末，他們現在鬧饑饉，發生糧食恐慌，那便是他們自己種下來的因，才結了今天這個惡果。

我現在又走在那些狹小的，曲折的，許多地方還有點散落的石子上路了。

我彷彿要在一些地方找出和以前不同的地方，然而那些人們依然是那樣的模樣，誠實，十足的中國的典型的人物，雖然他們的誠實，樸素里面也有許多懸念，但那樣才使人可驚，才使人相信我們民族的偉大的性格。我記起了兩年前我在這里時得了病的故事，雖然那是無足輕重的故事：

那時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家里，有一天，我渾身不舒服，我覺得病魔也許已經襲擊着我了。因為那時城里正盛行着一種瘧疾，而且，我的身體又是發了一點熱之後，又發一陣冷，所以我斷定了我那吸血鬼一定又要吮吸我身上的已經是那樣貧乏的血了。然而，有

誰料度得真，當黃昏輕快地拖着蟋蟀作聲的裙裾來臨時，我的下顎却紅腫了，一夜之間，它的進展速率至是驚人，差不多連整個下顎都腫漲得像一隻大的南瓜。

我感到生命的被無限制地威脅着，我連一滴水也嚥不下，我的聲音變得是那樣的低沉，呼吸也沒有節奏。夜間，在房間里一個人躺着，是那樣的荒涼，那樣的慘淡。有如深夜中走進了荒郊野屋，沒有一個人影，一點聲音，一種顏色，我的生命的版圖，日漸縮小，彷彿要連立錐之地也沒有了。

我請過幾個醫生，吃了幾貼藥，打過幾口針，他們都不同地說我患一種病，然而那個病却依然一樣，沒有痊愈的希望，這時我的心却更焦急了，差不多願意決死去算了，免得再受磨折。然而一個偶然的機緣，來了一個本地的鄉人，他替我找了一點山草藥，更吃了他的兩帖中藥，說也奇怪，我那個病在兩三天之後便痊愈了，痊愈得好像我沒有病過一樣，我還彷彿做了一個不小的夢，後來我夢醒了，依然在那草草地上散步，在街上行走，見了一些鄉人點頭微笑打招呼。

由此，我便有了一個信念：中國的事情有許多是驚乎別人之上的，雖然我們的科學不昌明，一切的一切，都還沒有發達，這却要怪我們的封建歷史為什麼要走了二千多年，我們的民族是那樣的保守，不知進取，我們的整個歷史簡直就比蝸牛爬行還要慢些！告訴你：我由一條曲折的道路，拐了一個小灣，來到了那個曾經醫治好我的病的那個鄉人的家里了。

那一個家的門虛掩着，里面沒有一點聲音，連蒼蠅的飛叫聲都聽不見，這使我頓然地胆怯了，我竟不敢去把那鑲銅環輕輕的扣響。一會，有一個小女孩走了出來，她帶着驚奇的目光望着我，後來還有幾個小丫子，帶着乞乞的笑聲也走出來了，但一望見了我，却縮手縮腳的不敢發一點聲，一樣的帶着懷疑，不安，畏懼的心理。後來那小女孩告訴我，她的祖父，她的父親，哥哥，統統都到鄉下去了，只剩下母親在看顧他們。這時，我才發現門前正貼了一對紅聯，還很新鮮而且整齊，也許不久的過去，那個醫治好我的病的那個鄉人又替他的兒子娶了新娘了。

這時，我記起了有人說過：有兩種互相矛盾的念頭，在現存的生活的烏煙瘴氣里，要調和這兩種傾向是不可能的。我不同意這話，因為我們在自己的土地里生長，備一的希望是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而且，這要做得好和生得得好，但在目前，除了消滅強迫還有甚麼方法呢？那末，在消滅強迫的現存生活是否便可算都是烏煙瘴氣呢？我不信人類的樂園只是書本里的一種文字遊戲，如果人類的歷史是人類自己寫成的，那末人類的樂園也只有人類自己才能完成。

「我們無論怎樣也要生存下去，為了生存下去，我們不但要做得好，而且要求生活得好，因此，我們便須消滅強迫，人類的樂園不能只是書本里面的文字遊戲。」

這是一種樸素的語言，一種嚴正親切的聲音。在我腦子裏雄雉地响着。

「也許是的，那你問他則甚？」秘書故作不解的在問。
 「不過，我想——假如我被裁了，那將怎樣？」她把水汪汪的眼睛，幽怨地向秘書一瞥，接着是一個媚笑，之後，又眉目深鎖的俯下頭來。

「成了便成了，橫豈有我事？」你不要爲這事而擔心壞了身體。」諸葛秘書安慰着她。

她笑了，投給秘書一個無與倫比的眼光，面上的愁雲隱去了，換來的，却是像雨後的玫瑰一般的笑靨，那種天真而嬌憨的態姿給秘書一個很大的誘惑，他真想……

諸葛秘書也笑了，在他心扉中，現出一縷光明，他想着將來的成功，老媽子又在她腦海中出現。

諸葛秘書送走了關科員後，才回公館。

那夜，他開始想着如何的進行他底計劃，突然，他眼前一亮，儲蓄的方法給他想了，他撥動那櫃上的電話。

「是航務公司嗎？」

「請你留一線下星期一的客票。」是諸葛秘書公館留的，一個媽子趕赴港。

他放下電話，隨着抽出一張信紙，放在案上，寫着「請你留一線下星期一的客票。」

「請你留一線下星期一的客票。」是諸葛秘書公館留的，一個媽子趕赴港。

四

諸葛秘書公館裡，本添了不少證據。

「秘書，我現在被裁了，這個消息，是誰也想不到的，我問科員本身，也……」

然而，命令是鐵一樣的事實，關科員不但不敢申辯於諸葛秘書了，在秘書公館的奶黃光燈下，關科員第一次的坐在那客廳的沙發裡。

「秘書，我現在被裁了，那我一家的生活怎麼辦？」關科員憂戚地說，她在極力的按捺着心底不安，因爲她知道，關科員中學初中畢業，這次進入秘書的辦公廳，還是在左右手的現象，關科員這權，可極極地工作呢，各處都跟着職員，而且，充實的時間最多只是半個月，半個月後便有受飢之虞的，現在，她底幼稚而又感觸的心，正在向秘書作最後的哀求。

「請秘書很滿意自己這次的措施，因爲……」

「暫時各機關都在裁員，我已對上峯說過請他派調你，但上頭却不批准，連我也感到難辦。」他裝着開朗而又波瀾起伏的臉龐，「不過，你是我底屬員，我當替你繼續辦，最好，你先回公館，暫時住一兩個月，這裡有一存款，我請任用你便是。」

「請秘書想出這面的一段話來，這是戰事呀，欲擒先縱……」

「秘書，我請求你幫他一下。」關科員憂鬱地說，「我還有兩個老母，一個弱弟，他們的生計全靠我負重的，要是我失業了，那他們怎麼辦？」她伏在沙發上，雙眼噙着淚，低低地啜泣起來。

這是個何等心裏想着，慢慢的走到她面前，扶起她那淚痕滿面的頭說：

「別傷心，我已說我儘量替你辦法了，你看，哭得這樣子，令人看了多難過！」

乘機一惹，關科員便倒在他的懷裡，關科員想掙扎，但却給他的手攔着，而關科員，她遺棄着今晚的問題，她嘆了一口氣，任由秘書擁在懷中。

「好，那麼你跟我來我這裡暫時住一下吧，橫豈我母親已……」

是港，她那房間是空着的，你們過來還可以替我管理一下這房子，至於你，那徹底盡便可慢慢地想辦法了。」諸葛秘書把那預期的話說完後，便扶起她底頭。

關科員意外得了這一個辦法，她笑了，瞧着擁着自己的諸葛秘書，投給她一個微笑，孩子地說：

「那麼，你夫人看到又怎樣？」

「我的夫人？管她則甚，只要我歡喜。」說着，便捧着她臉兒狂吻。

關科員始終像木偶的給他擁着，淚兒由她的憔悴的眼裡流下來，她也不知道這是悲哀抑或快樂。

她的心在矛盾，她明知諸葛秘書是不願去愛，甚至不屑去愛的，然而，今天却給他擁在懷裡，她不敢反抗，爲的是什麼？她緊閉着眼睛，任命運支配她一切。

五

一朵美蓮花，爲春風所生，却爲秋風所折了。

關科員醒來，身傍的諸葛秘書仍舊熟睡得像一頭豬，她看看自己殘落的衣帶，回想着昨晚的一切，她又在嚶嚶的哭起來了。

爲了生活，她把最寶貴的貞操交與諸葛秘書，她感到一點恐懼與後悔。

痛苦在噬蝕她的心頭，她越想越傷心地大聲大哭。

穿好了衣裳，把零亂的頭髮掠了掠，忽忽地從諸葛秘書公館中跑出去。

到那裡呢？她心裡想，母親，弟弟，又在腦中盤旋，回去吧，她又怕……

把牙根一咬，她奔向河邊去。

朝陽出來了，和煦的光芒，投射在那靜靜的江水上，柔和而安閑，使人不會想到這在她底岸上，有一個如此的女郎，正要投到她底懷抱裡。

突然，冬的一聲，一個女子的身子投下水，眼睜睜，是附近的喊救聲，如漁人的跳水聲。

關科員給救起來了，奄奄一息的給送到醫院裡去。

關科員在醫院的床裡，床時，諸葛秘書已派人來看幾次了，桌上，滿佈着一碟一碟的橙和萍果，床前，却坐着一個年老的母親。

她要說什麼呢？對老母親昨晚她底遭遇嗎？她無力的在垂淚。

「孩子，怎痛了？」

母親底聲，是顫抖而又慈愛的，打入關科員的心坎裡，就像一把刺割她心房的利刃。

看着年老的母親，幼小的弟弟，她不得不說說是充足，然而，她底內心的痛苦和這創痛，是不能讓母親及弟弟去撫慰和縫補的。

數日後她休養，關科員已回復健康了，在諸葛秘書鼓勵的勸導和哀求，關科員已默應搬到他家裡。

六

日子平靜而又飛快地過了半年了，關科員已成爲諸葛太太，因爲關科員不會有更迷人的魅力，最近諸葛秘書對她已有些厭了。

太平洋底風暴開始了，它給諸葛秘書一個打擊，他開始擔心到他母親與妻子的安全。

最後的一班民航機，停在珊瑚礁上，它帶來香港底驚動的消息，也帶來諸葛秘書的家眷。

在諸葛秘書公館裡，兩個諸葛夫人在發見。

劇烈的爭執，在諸葛秘書公館中展開了。

爲了諸葛秘書在社會上的地位，關科員只有含着一肚子的冤屈，帶着老母親，懷着諸葛秘書拋給她的五萬元贖養費，向着茫茫的路跑去……

寫于重慶南溫泉

小說散論

鄭雙

我們可以解釋小說是什麼，却不能規定什麼是小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性，每個作家寫出了他自己風格的文章，尤其是小說作家，他運用他自己的能力，創造出獨有風格的小說，因而吸引人，感動人。他不拘泥於什麼小說作法，更不應為旁的東西所約束。他祇能是他自己思想的奴隸。

小說沒有固定的形式，而其內容也因每個作者的思想而異。

有些中國作家時常把自己的小說拉長（其實不應那麼長），好像表示他們材料豐富非常，思想非常淵博似的。素描的人，物，事非常之多，令讀者充分應用他的目力。這樣做法，往往在「表現」上成功了，然而却時常失敗在沒有深透的刻劃，因為場面太多，一旦處理不善，就會露出了鬆弛散漫的現象，因而讀者看了沒有具體的印象，深刻的影響。

我以為中國的小說創作，最好像優良的美國電影，既着重於場面的表現（好像場花費龐大的資金去拍場面），但也同時注重情節的處理，換言之，即注重結構。結構要緊湊，扣人心絃。

有過一張這類的頗吸引人的法國影片，整齣戲的動作地點設在一間大廈裏，因而拍攝的範圍也就離不開這間大廈。我希望小說作者注意這電影的範圍：一間大廈。

上面那張法國影片所提供給我們的是：吸引人們的是結構，不在乎描寫地方的多寡。爲了想把小說拉長而把多些地方搬進小說去，一會兒R市，一會兒L市，一會兒W城，這不是上策。

一篇小說最忌的是拖泥帶水地重複內容。

一篇小說，當讀者閱讀它時，忘記了旁的東西而沉迷在它裏面，這樣的一篇使讀者有「親切之感」的小說，假如它意識正確，無疑地是水準以上的創作。

正確的光明面的歌頌與正確的黑暗面的暴露是同樣的重要。一篇小說，他或歌頌人類的優美，描寫這世界的美麗可愛，或者表現人類的醜惡，暴露世界的黑暗。或者，兩樣都具備，我們不是時常可以看見這樣的小說，內容是光明面與黑暗面鬥爭情景嗎？

詩人是多感善感的，但小說作家除了敏感之外，比詩人更需理智。

大多數中國人一向的觀念，認爲小說不是正統的文章，是無聊時候的消遣品。現在這個觀念是漸漸地改變了。這是可喜的。看！左拉說：「在今日，時代的文學的王子是小說家。」

一篇動人的論文能够直截了當地改變人們的思想。而一篇動人的小說，當人們看了以後，無形中改變了思想。

我希望小說作家在求動筆寫一篇小說之前，經過多多的思索。思緒若麼？思索應該用什麼手法？應該描寫甚麼場面，應該刻劃甚麼人物。應該經過甚麼事件才可以達到自己能力的最高峯。一個作家應該用出他最大的能力。

除了結構，還應該注意文辭。那就是落筆時所用的字眼以及這些字眼的用法。
(一九四三年九月於桂林)

災

你山城，你古關，你有過無數次馳驅和國慶的火車巡行，你有過萬人大大合唱，在炸後，以往的一切繁榮、華嚴，化爲一場廢墟，無法重現的美夢，變爲死市，變爲廢墟了。

啊，聽呀，古老建築的遺屍，你腐爛，你霉敗，你給人以重建的信心，你給人以再造的信心。但，當時，我走到火場旁邊，火條觸地在燃燒，我想用鞭子打死它，用刀砍死它，用牙齒咬死它，用淚水來淹滅它……

現在回想起來，這股火是興奮劑，這刺激是注射針，注入骨髓，注入了心靈，化爲復仇的力量。

都市遭了劫難，才漸次從痛苦羅網中甦醒，以舍店舖才有得改換新裝，它自己歡喜它的光彩。

啊，前幾天，敵機又來轟炸，我掃開陰影，似乎是有幾成不敢說出口來的歡喜，但是，這歡喜而又不是幸災樂禍的。我自己經過一番警惕及這思想。轟炸所損失的固然多，而敵機永遠炸我們的所損失的，始終是更大過我們的損失。

聯想起來了，當今早的初春，轟炸後，我在場上走，我忿憤的心，恨不得將自身的血變爲一陣滅火沙，爲了保持都市的新陳代謝，而不可調的精華，能夠救得住它的毀滅呀。

真的呀，那時我想起在母親的襁褓裏，用手去抓火光，給不勝諷刺弱心情的純真的火燙痛了，哇的一聲發開了口，到全臉紫漲二十秒鐘才出聲的痛哭，也不及當時的瘋狂呀！

再從我開始通用思想，想將哭聲當做武器，感覺感愛的同情心，攻克疼痛的母愛，到現在都沒有那次許多感想，對它絕望地無聲的哭泣過。

面臨無可遏止的火災，雖然我小時候，曾給燈罩灼焦指頭皮，放在鹽水裏去浸漬，也曾給窒息斷氣的炭爐，一反目強奪去我大成一變心炸裂我的手心流血；以及它的死魂靈——草灰，和母親約好了明天到陣陣成長禾稼、蔬菜，而夜長夢多，一反悔叛變起來跑去我的廁所……而我都未曾那樣夢叫過。我在火場上走着的時候這樣感想

走着，走着。我怨恨江水的低語，只袖手在旁嬉笑觀望，我恨恨那火鏡一擊逢迎北風，河橋的捧場，那飛揚而向上，辣烟，琴音帶帶在趕逐主人，我也討厭；那紅光那熾熱和暴叫，我何似以發給的眼睜睜它。

以前對於火，我會說它比擬做長友，以及比擬人們的好經驗，都是浸漬在上等的燃料裡；更想到它的熱力和金子一樣明亮

孟若

、純真的愛情，我思好又想歹，想歹又想好，對於這一次，我有三副頭腦也想不到。嘿，拭一拭睫毛上在防空壕洞裡抖下的塵土吧！我看到遭災的人的頭髮那麼散亂，粗野地，血滴滴地說不盡的咀咒，躍躍而前，盤旋着，像市民在開跳舞會。

狼狽呀！搶救出幾件衣物，從窗口胃死拋出來的皮篋，轉個身子便不見了。

悽慘呀！一個女孩子，拾滑翔機的情冊，要出來時，火已纏繞在大門外，在昏迷裡打轉，濃烟麻醉了她的主意，就這樣，——她的母親已不能再訴說了。

可憐呀！一家五口全靠一個經商的家，可是這次已歇倒下了，還無助地在睜着眼，抓着褲襠；等到槍炮離離的家人找到時，身上的積儲已給人搜空，一家店舖又中彈燒燬了。

……

災區是那麼大，火頭是那麼多，從破洞裏出來，拍一拍身上的塵土，有無數的人賣菜，已成了一場荒涼。

希望能憐憫的人，千萬次停免的人，這一次遭災了，遭災了，為廢戶轉成赤貧，赤貧的只剩一條身，（還剩一條身的，彼此還在慶幸着——這不是夢，分明是敵人殘暴的毒手在行兇，是現實的總數。

羅馬之夜

拜輪作
蕭王譯

繁星出來了，月亮高升到閃爍雲光的寂靜的頂點了，——美麗啊！我一直留戀着自然，因為黑夜會是我的一個比活人的更親切的臉龐；而且在她的朦朧的光線和寂寞的美麗中，我學習過另一個世界的言語。我記得在我的壯年，當我流浪的時候，——在這樣的一個晚上我站在科里斯納的城牆裡邊，那方的羅馬的最著名的遺跡中間；沿着毀壞的拱門生長起來的樹林，在蔚藍的午夜裡掀起了墨浪，繁星照過那崩坍的穹窿；遙遠地傳來了地泊爾河那邊的香味；以及較近的出自開撒皇宮的夜梟底長嘯，而且夾雜着，生息在柔風上面的遠處哨兵的斷續的歌唱。在被歲月所腐蝕的破壁那邊的松柏沿着地平線伸了出來，雖然她們不過站在一帶的前程里。開撒會在那兒棲息，也繞着夜間的沉靜的小島，泉流在小叢林中穿過了平坦的堆塊，把它的鬚髮纏繞了御用的壁爐。那常在藤架佔了丹桂生長的地方；只有角鬥者的血腥的殘皮裏存在着，是一個毀滅的完成的崇高的報復，而開撒當日的寢室，以及奧古士丹的皇宮，已在亂七八糟的衰敗中爬在地上。你滾動的月亮啊，你會將照在這一切的上面，放射過一片遼闊而溫柔的光芒，它減輕了那荒涼的廢物的曠古的辛酸，而彌補了千年萬代的空際，即如它已新生一樣；撒離那會是這樣的實境吧，創造那曾經不是遺跡的，直到那地方變成了宗教，於是心扉奔走在上面，帶着更年深代遠的靜默的禮拜，——死的只是那玉簪的統治者啊，他在他的教義裡依然統治我們的靈魂！

1942.9.26夜譯完

這是敵人向我們貼上了二十萬張人人共見的標語：——「這是敵人的暴行！」二十萬句人人共聽的口頭宣傳——「誓報此仇，誓雪此恨。」

有主的無主了，有家的無家了，一羣羣像野火焚林的昏鴉，投宿何處？那熟息的行脚已發出了可怕的躊躇。在那時啊「X X暫作難民招待所」，「X X施粥」，「到X X解決食宿去」，……在他們的眼睛已成了指路標了。

來得太突然的事，往往叫人越想越不相信，不相信而又相信這是一篇神話的故事。——這神話呀，聽的人許是有味，身受的人心境便哀悲。

神話的哀悲啊！許多人擦亮了手電筒，

在平日最旺盛的馬路走過，沒有點燈的則邊走邊清着嗓子，恐怕與迎面來的生客碰頭。

那時，用殘磚壓通告在堡壘上算是掛標語。最奢侈的火啊，在採購，往日迎接行人的視線，極度魅惑着我們，而我們不敢購買的，發光的，嬌媚的，迷眼的商店裏的洋貨；以及刺激着人們的鼻孔的，香的，甜的，美的海味。

向以清廉操守的，還是警報台上發燙的風燈。

啊，這災禍是一支用高電覺性的注射針，是最大仇恨的興奮劑。注入肉，注入骨，注入了心靈。化為無可抵抗的復仇的力量。

咬緊牙根的下決心做事；立定腳根的下決心做人！

咬緊牙根的下決心做事；

立定腳根的下決心做人！

叫我們的仇人來整理本身的惡作，叫他們吞回自己嘔吐出來的殘廢。

在沒有實現之前，自遭了災的日子起，這城市好像是浪子回頭，勤慎創造，重新建立起來了。

但是，日子久了，以乾淨滋養復仇的心潮，漸次地下降而於乾涸；所以敵機再度來襲，像是沛然再下仇恨的雨，使血的記憶重新茁壯起來，大家不住地高聲呼喊：

「我們的照機，要以火還火，以轟炸還轟炸！」

炸……炸……炸……火……火……火……炸……炸……炸……

論文藝理論的教育建設

陶林英

「爲文藝而文藝」這一句話是起於海俄（V. I. Lenin），他在「藝術家」（L'Artiste）曾經說過：「我們相信藝術的獨立自主，藝術於我們不是一種工具，它自身就是一種目的。在我們看，一個藝術家如果關心到美以外的事，就失其爲藝術家了。」後來，他在「詩」裡又這般偏激地說：「這詩有什麼用處？美就是它的用處。」

從他這些話看來，大意是：有實用的東西便不美，要再落到實際的生活裡去，愈覺得牠沒有意思；一般人以爲文藝綜合着實美的要素，謂「美」屬於科學哲學的範圍，「善」屬於倫理道德的範圍，這是不可能的，而他只有認爲「美」才屬於藝術的範圍。這主張先由俄俄的提出，一直傳到德國的海納，英國的羅賓遜，很快便把這空靈變成一種「唯美主義」。後來這派的勢力澎，便打擊着從前文藝實于道德教訓的一說了。

十九世紀唯美派的理論雖然極一時，但那時許多偉大作家如席勒，易卜生，托爾斯泰等都寫着社會問題的詩歌。戲劇與小說等名著，有意地表現人生；反過來說，即有目的地爲人生創作。這足顯明文藝與人生發生密切關係。於此讓我再來舉一個詩人爲例來說，誰也知道，他是實于革命性和愛護藝術的，可是似乎沒有一個詩人比他對文藝負有更重大道德使命的信仰，無論那一個長詩短詩都有以改善人類道德爲目的，由這可知愛護藝術的作家不但是唯美派，可知唯美派對文藝實于道德使命的信仰是不對的。回顧我國古今的文風又怎樣呢？大概說，它含有充分民族性底思想的表現，有情意，重實用，這是我國文學歷來的作風，其優點，不完全是崇拜「爲文藝而文藝」，把文藝與實用公家，正如我們專講文學，就與人事的實用無關。至於藝術的功績，在振六朝文學的頹風，恢復文道的一貫了這種種「文與道」的偏見，我們不去談它，現舉出屈原、杜甫、李白這些詩人來說，就不管說詩是「文」與「道」也好，歸去來辭是實有田園的風味也好，以及那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描寫，或「舉國哀哀，對影成三人」的豪放詩句，或「他們會傾聽自己真摯的感觸寫真，這種愛國愛民熱情，能用簡樸真誠的風格表自出來，令人讀到「感文與道」，他們這種道德與藝術的綜合性，何嘗失却它的藝術和思想呢？相反的，極能把二者的合一，自然，他們這不有這種廣博豐富的問題，加上他們有這種寫作技巧的爐火，這豈處，絕不是主張「文以載道」的說所加客，也不是反對「文以載道」的一物這一派所抹殺的。

戰上而引的話太多了，在這裡說回本題來吧。一般談文藝理論的人，都有他的主見，托爾斯泰的處，宗教，甫的非戰，現談說是「藝術的戰爭」思想，他們的出發點都主張性善，以博愛人類的，那他們的寫真，或寫着這些藝術目的與價值，也不就是說明了「藝術的戰爭」嗎？預知文藝是反映人生，我們作家內任務就在推廣這人與藝術的發展過程其統一，至於把美的形式來表達這人類藝術的歷史，則這藝術品的價值愈高，便愈爲人所熱愛，那末，文藝的有永久性也在於此。

隨着談到我們的文藝任務，已是很明顯的指出它的主旨，並非像唯美派關在象牙塔里的作藝術，寫出飄渺虛幻的離奇人生的神妙故事，也並非如觀念們的恢復文道於一貫的文人底文章，前者偏于唯美，後者不無過分守，那他們二說，把這偏的同一錯誤，這人與藝術，不談文藝理論，要談就有把它們綜合起來的必要，切實地，而有引導它們走向現實的歸。我們是生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就要呼喚這二十世紀的空氣，使其體說，我們是參加着這反侵略戰爭的國民，便要過這反侵略戰爭的生活，那一個優爲「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人，那一個努力之爲人生而服務，所以我們的文藝，不需要縝細的，夢幻的虛廢之書，很

明顯而需要現代的，民族的底文藝作品，尤其是有生命的健康的文藝。

關於我們要求的健康的文藝，我們又需要灌輸革命化現代化的新的血液，我們的理論就有要求提出教育的建設，以教育相輔文藝而行。如果這話要再解釋的話，我認爲文藝不獨給人以的欣賞，它力量不僅能感動人們的笑與哭，愉快和悲哀，而是它在情緒上的激動人們的喜感哀樂之外，還要鼓勵人們動的爲生存鬥爭，向上的追求真理，追求正義，更追求生活的眞善美，它的能燃起人們的這股動力，是人的有真誠的熱情加上正確的思想，成爲一種堅決的意志，這可以說，就是教育的訓練成的。孔子說過：「不學詩，無以言」，此語無非在教人學詩能言（表達自己的意見于人），能言，便謂之教育。假使再容許我拿「文以載道」這句古語來說，確不該是轉眼光所謂恢復文道于一貫的道，而是具有適合我們現代思潮的道，那末，此道也就等於教育，如是教育與文藝的結合，無疑目的在求實之有物，不致空虛或含有毒質的，夫其循循善誘的指示，達到有力地的表達意義，二者合一的可成爲化合物的作用，不是物理的混合物的作用，換言之，並非硬性的寫千篇一律的傳道說教的文章，忽畧了藝術的價值，這是我們所不應有而要糾正的。

由此可見好的文藝作品，是不讓你看出的在說教傳道，但每每在骨子裡有這說教傳道的轉移化之力，或隱或現的包含著，使你讀了不知不覺的受它催眠般的指揮，是革命作品，教你忘記了小我的犧牲；是宗教作品，教你熱愛人類；是科學作品，教你冒險實驗；這些都是我們創作文藝作品的應有信條和標準。

文藝理論是在指導作品走向大道，不致在黑暗裡摸索的，猶如晚上明燈，照你步步奔前，所以文藝理論該有更具體的教育化，它好像音樂家指揮拍子的棍兒，一上一落都應符合音調；又像戰場上軍官的指揮劍，一東一西都該有命令兵士進退的使命，因此文藝理論的教育建設已成爲我們現在一致的要求，爲了要推動它，我們就應以目前的請求去努力，即現在是抗建時代，我們就要循着抗建綱領的文化方針去實踐它呵！

凡藝術都是宣傳，不消說，文藝是要負起它的任務，我們當面對着這反侵略戰爭的今天，我們便要爲中華民族的歌唱自由獨立，雖然我們所負的責任和應有的正義感，現在爲求去發展它，首先要建設教育的文藝理論，用教育方針的誘導文藝理論，使文藝理論去栽培有價值的文藝作品一天天興盛，正確起來，以教化民衆，深入民間，然後能發揮文藝的效用，此點我是這樣的祝禱着。

文壇雜誌社啓事

一、本社原定二卷四期出「文學理論」書評特輯一，茲提前於下期出版，請作者、讀者們注意！

二、本社徵求基本定戶一萬份，替收國幣伍拾元，八折優待；由八一三圖書公司辦理，請逕向該公司直接訂閱，出版後當預早寄上。

靈感詩人

杜其蘇

伍維洲，跟他認識的人都叫他「靈感詩人」。他在寫詩的時候，便是靈感來到來的時候；如果靈感沒有到來呢，他就連一句也寫不出來，要是靈感一陣臨，那還得，起碼一口氣寫上兩三篇，或者是長達數百行的長詩鉅著；在他自己看來，是堪以戴上「天才詩人」的榮冠的。

靈感詩人的個子不高也不矮，只是略壯了一點，這也許就是詩人的特徵吧！頭髮好像梳理過又好像沒有，總是常常半蓬鬆的讓它披垂在額角上，這也許就是詩人的風度吧！這林林風風，聽說是××大學的畢業生特別的特徵。

靈感詩人是寫了許多年詩的了，可是他的名字最近才被大注意起來。他的鉅著，不知什麼原故，多是刊登在一些熱烈的朋友所編的報紙副刊上或者雜誌上的，這也許是爲了幫忙朋友吧！也許是朋友向他索稿，充實充實稿吧！也許……

一天，他接到他朋友的來信，那朋友是D地呼月月的編者，信里說：

「……兄近來有何鉅著否？想收穫一定豐富也。茲者，詩呼聲擬于第××期出一「長詩專號」，弟現已開始集稿，望兄鼎力幫忙，以光篇幅，爲感。」

讀完信，他的心里興奮起來了！于是他

對坐在對面正在給孩子吃牛奶的他的妻說：「你看，友人又寫信來向我拉稿了，他說詩呼聲第××期擬出一「長詩專號」呢，哈哈！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呀，真的嗎？你快動手寫吧！」

「可是，真糟！現在靈感還沒有到來呢。」

第二天，他馬上覆了一封信給那朋友，信這麼寫着：

「……詩呼聲擬出一「長詩專號」可喜可賀！弟當應命。可是，糟糕得很，這幾天來腦子里空空洞洞的，一點Inspiration都沒有，不消說，詩是一句也寫不出來的了！但，相信過幾天Inspiration一定會到來的……」

某夜，是十二點鐘了，天氣悶熱得很，簡直沒有一絲兒風透進室裏來，而且蚊子又多，靈感詩人在床上輾轉以側，睡則不停地搖着扇子，可是到底難以入睡，只得眼巴巴地睜着黑漆漆的天花板。

他有這癖一個習慣，就是當他在睡覺之前，他必定把原稿紙和鋼筆好在寫字臺上，然後才去就寢的。

突然，他好像給一隻黃蜂在屁股上狠狠地刺了一下似的，從床上跳下地來，動作緊張地，一把扭亮了電燈，就拿起鋼筆在原稿紙

上迅速地揮寫起來。而這時候，由于他的這種怪動作，地板就起了震動的巨響，睡熟小孩的哭聲就在這夜的寂靜氣氛中號啕起來了！

「凱凱……不要怕，乖乖，凱……不要哭，不要哭……」他的妻子的聲音。

可是，孩子的哭聲仍沒有停止。

「糟糕，糟糕！他媽的，還哭什麼，靈感都給你哭跑掉了！」他剛寫了十多行，停下了筆跑到他妻子的房間去。

「還好說，就你你你，你抱靈靈靈了他就哭起來啦！」

他不再說話便跑回自己的房間去了。後來，雖然孩子的哭聲漸漸收斂下來，但他已不能把詩再寫下去了，因爲靈感已經跑離了他的腦殼呢。

第二天，他正在吃着早飯的當兒，又突然地放下了碗筷，跑回他的房間去了。他這種習慣，他的妻子已經看慣了的，所以並不感覺到奇怪了，因爲這就是他靈感到來的表現呀。

寫了個把兩個鐘頭的光景，最後他在那篇文章上寫下了一個題目「愛底水聲」。於是，他的長約三百行的長詩完成了。

今天，詩呼聲的「長詩專號」出版了。

要目上歸然列入他的鉅著愛底永生。他是多麼的興奮啊！

可是，數天之後，某報的副刊上登載了一篇署名一多的批判他那首愛底永生的文章。『當我化了許多時間去讀完伍維洲君的長詩，我很感覺到失望，無疑的，在這幾首長詩之中，伍君的這首長詩是失敗的，平淡，晦澀，缺乏形象性，因而就流于浮泛，不能喚起強有力的反響。……要知道，詩的形象是藉精緻的語言表現出來的，而語言缺乏往往使詩受到很大的斷傷。……』

……首先，我們得指出，這首詩的女主角是個空洞的近乎假想的人物，……想我率直地說一句，那只是伍君頭腦里的一些概念的化身，雖然伍君動員了許多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去描寫她……

而且，伍君對於主題的處理不修明瞭，同時也不夠新穎，……在這種時代，我們的詩人們，必須把新的主題——即一些放棄而沒有提到的主題，引進作品里面，要擴大對於生活的注意的範圍的嘗試；人（尤其是詩人）是不能離開他的社會階層的制約與影響的，只有熟悉他的階層的生活，才能瞭解其去認識一個人的聲音、笑、淚、悲、憤、情感以至靈魂在這種深處的東西。要是老把自己關進象牙之塔裏，單憑靈感甚至幻想去創作，那又怎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而且，伍君苦心給詩句從頭至尾安放下一些韻脚，這完全是不自然的矯揉造作；一切詩的束縛與矯揉造作，都不免令人討

厭。我以為，與其愛一個塗上厚厚粉飾的病態的都市小姐，毋寧愛一個素樸的健康的鄉村姑娘……

伍君也許會讀過普式庚的詩吧？普式庚的詩是世界文學最偉大最豐富的遺產，這決不是天才的偶然的成就，也不是單憑甚麼靈感或幻想，讀過普式庚傳記的人都會知道，他怎樣的與大眾的語言，文以接觸，並且怎樣的辛勤地去研究詩歌……這使他的成就獲得鐵般的保證。……

這篇批判他的文章，當天他還沒有看到，……到第二天他的一位友人把那天的報紙遞給他看時，……這道才曉得有人在批判他，……說，他對於讀作者竟然是很表不滿的啦。『唔，老胡，你覺得他的批評怎樣？』

『唔，老胡，你覺得他的批評怎樣？』『對不對呢？』他一邊在看那篇批判他的文章，一邊用試探的口吻向他的朋友說。『我嗎？我對詩簡直是門外漢，不曉得批評，不曉得批評！』他那朋友微笑地說。『唔，笑話，笑話，你也好此道的，而且，批評是應該的，但這必須是善意的。你且只管說說你的意見吧，至少可以令我了解自己的缺點得到一個改善的地方。』他望望他那朋友說。

『好的，好的，但請你不要見怪才好。』我與那個作者也有多少好感。『他那朋友微笑說。』『不對，不對！那簡直不該得批評。』這句話說，就是他還沒有看得懂我那首詩。『靈感詩人變得有點氣惱說：』『嘿，這麼一個無名小卒，居然滿口『善道』的勸誡人指導人起來，居然敢否定靈感。哼，簡直胡說八道，沒有靈感還寫得出東西來嗎？那篇所謂批評文章能像機器出產出來本基稿者的朋友是什麼？』

『那篇文章所批評的也許是有不對的地方的，當然，每一個人的眼光是不同的，比方看見一個少女，你說她生得如何漂亮，但我說她並不漂亮。……』老胡，你是本家那首詩被登出來，並說你是跟讀者談話的說文怎麼樣呢？』他那朋友好像有意無意的說

『老胡，我供獻你一個意見好不好？就是你也來化名寫一篇批評你自己那首長詩的文章，說它寫得如何成功，來給那批評者一兩反駁不是很好嗎？』有好些作家也是這樣呢！』他那朋友見他有點氣惱便轉口說。

『唔，我也這要麼想。』說罷，他又彷彿給一隻黃蜂在屁股上叮地刺了一下似的，一溜煙跑進他的房間去了。

他那朋友却有點愕然了。『這是他靈感降臨吧！』靈感詩人的妻子在旁看見他那朋友這副樣子，也就給他解釋道說。『哦哦……』他的朋友凝定着眼睛點點頭。

一九四三年、五月、桂林

鐵嶺晨歌及其他

蔣 壘

當實昏到了盡頭
黎明的脚步响自天邊
有一串急促的鈴聲
搖破無邊的霧網
于是
鐵嶺醒來了

鐵嶺下
那靜着惺忪的眼睛的池沼
醒來了
那披着綠色的睡衣的森林
醒來了
那交叉的
許多日子沒有汽車經過的公路
醒來了

一切都醒來了
連那半裸的田野
連那破爛而下憐的村莊
連那靜靜的武水
和停在水邊沿的木船

住在鐵嶺和鐵嶺邊沿的人們
是慣于早起
第一個撒着茹藤的村婦
系着青色頭巾
赤着脚
走向山坡上去

接續
未完成夜工的木匠
未終篇的詩人
終日為別人打算
瘦得像一根燈芯的厨夫
與乎
每間房子里都有他們的足跡的
送茶者

招牌掛在嘴上
貨色拿在手裏的小販
與乎
腦里還保留着綺麗的夢的少女
和愛于暮晨光里做練習的
預備歌手與運動員

太陽出來了
太陽照着清徹的池沼
和明朗的森林
和被許多人踏着的公路
和半裸的田野和村莊
照着起伏的江流
鐵嶺在動
在太陽里跳躍

裂口
鞋子破了
白紙片從青布的裂口
探出頭來

紙上一滴黃豆大的血

您 爲我穿針線的
我的妹妹
您的眼睛
疲倦的日子里

那麼沒有花朵的
冷雨更給張上一隻紅色的網
妹妹從小就嫁了人
她燒飯

她洗衣服
她常常同雞與豬在一起
洗好了碗盞
她拿了籃子和水桶
走進菜園去

當丈夫回來的時候
她又忙得轉身
給打一盆洗臉水

妹妹是沒有休息的
爲了丈夫
也爲了牲畜
就這樣活下去

她沒有痛苦
我也沒有感到她痛苦
有一天
在一隻粉紅的信封里

我偶而找到了針線
我把裂口縫繃來
在第二次壓針的剎那
我的食指痛了
我于是停止工作
從此
白紙片上
那破爛的地方
多了一顆圓而紅色的東西

書 辛芷

綠衣者登門了
我與會地偷幽遇愛人——
拆開紙皮封
讀着去年十二月出版的民族文化
出版社是更驕傲地活在黑夜了
我揉着疲倦的眼睛
——連爭持五分鐘也不可能嗎？
是過度的工作或是餓了？
我整放珍貴的新書
擦碎一片日頁
啊！明天就是六月六號了！
像獲得寶貝一樣
我讀着友人看過的殘書啊！

廿年以後

美奧亨利著
鄭雙甲譯

這處區域裡的警察在街上嚴肅地走着。這頓嚴肅是習慣的而不是給人看的，因為旁觀的人是很稀少。時間雖然是在晚上十點鐘左右，但陣陣寒冷的風還天雜着雨意，那就差不多使街上行人絕跡了。

他一邊走着，一邊試着推各家門，旋轉着他的警棍做出許多複雜而巧妙的動作，時常轉來轉去地用留心的眼光，四射這靜謐的街道。這個警察有着魁偉的身軀和帶着高視闊步的神氣，成爲一個維持治安的最好榜樣，這一帶是守着早眠早起時期的，也許不時地你能够看見烟店或通宵營業的餐館的燈光，但是屬於商業地帶的門戶大部分早就關閉了。

走到了某排（註）房屋的中間，那警察突然地停了脚步，在把間幽黯的金鋪的門口，倚着一個人，口中含着枝未會燃上的雪茄烟。當警察走上去他那處時，那人急速地說：

「沒有什麼，警官，」他利用保證的口氣說，「我祇不過在這裏等候着一個朋友而已。這是廿年前講定的『個約會』，你聽了有點兒詫異罷，是不？噢，我告訴你，假如你喜歡確實知道了我站在這裏沒什麼壞事。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這裏曾有着『一間飯店』，就是現在這間舖子的地方——『碧力地飯店』。」

「直到五年前，」警察說，「牠就被拆掉了。」

站在門口的人擦着了一根火柴，燃上了他的雪茄煙。亮光下顯出了一個蒼白的牙牀四方的臉孔，一雙銳利的眼睛，右眉附近有着一小塊白癩痕。他的領帶有着一個大金鑲鑽，鑲的很奇特。

「廿年的今夜，」那人說，「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占美·威爾斯同在這裏的『碧力地』喫晚餐，他和我是在這裏紐約一超長大的，就像是兩兄弟一般。我是十八歲，占美是廿歲。翌晨我就要動身到『西部』去謀我的財運了，你不能够把占美拖出了紐約的，他以為這是世界上唯一的地方呢。於是，我們就在

那夜約定，從那天晚上十點鐘起，準於廿年後再在這裏相會，不論我們的境遇如何，或者要從多遠才跑到這裏。我們打算在廿年後，我們各人的命運已經託定了，錢財也一定得到了，不問這些命運和錢財將會如何變化。」

「聽來很有趣呢，」警察說，「我覺得那次分手和現在的聚面相隔的時間是太久了罷？自從你離開了以後，有得着你朋友的消息沒有？」

「噢，是的，我們好一個時候通着信呢。」那人回答說，「但是一兩年後我們互相不明踪跡了。你知道的，西部是一塊很可觀的大地呢，我在那邊很勤地奔波。假如占美還活着，我知道他會來這裏和我相見的，因爲他時常都是世界上最真誠的最可憐的最可愛的人呢。他斷不會忘記的。今夜我雖然走了千里路來這裏站着，若是我老朋友來會，那是多麼值得的呢。」

他掏出了一隻華麗的錶，錶面鑲着一小粒一小粒的金鑲鑽，「還差三分鐘就十點鐘了，」他說，「我們在這裏飯店門口分手，也恰巧是十點鐘呢。」

「你在西部弄的很好吧，是不？」警察問道。

「當然囉！我希望占美能够弄一半那麼好。他是一種勞苦的人，雖然，是個好人。我看看我的錢財是要和好些才智最敏捷的人相競爭的。一個人在紐約是循着規，蹈着矩，在西部可不如此。他要善變的。」

警察旋轉他的警棍，走了一兩步。

「我走我的路了。希望你的朋友不誤而來相會。就等到那約定的時候爲止麼？」

「不！」那人回答，「我最少也要多給他半點鐘。假如占美仍活在世上，他會在那時候來到這裏的。再會，警官。」

「晚安，先生。」警察說，巡視着他的巡邏，一邊走一邊試着推

漸人家的門

現在鐵網的毛毛雨在落着，風從不定的一陣陣的吹着，穩定的長吹了。在野區城走動着的幾個行人，顯高了衣領，手兒插在袋裏，靜靜地靜地急走着。但站在五金店門口的那個人，他從一千里遠來赴一個約會，那是在少年時代和一個朋友講定的，多麼的不確而近乎無稽，——吸着他的雪茄，等候着，等候着。他等候了約摸二十分鐘，其時有一個穿長襪的高大的人，他的衣領翻到耳邊那麼高，從街的對面急趨的走來，他一直走向那等候着的人。

「博比，是你嗎？」他問，疑惑地。

「占美，威爾斯，是你嗎？」站在門口的人喊道。

「博比！」剛到的人舉了起來，用手緊握着那人的雙手。「真是博比呢！一定的！我堅信着若是你仍活着，我一定會在這裏看見你的。好了！好了！好了！二十年是個長時間呵，這回舊餐館是不見了，博比，我希望他仍存在，那麼我們可以在裏面再吃一餐了。老友，西絲對你怎樣了？」

「好極了，我所需要的東西都統統得着了。你改變了很多呢，占美。我從沒想到你會長了兩三寸那麼高的。」

「噢，我在二十歲以後高了一點兒。」

「占美，你在紐約很好吧？」

「過得去。我在市政府有個位置。來吧，博比，我們一齊到一塊我所熱心的地方去，對過去的事說個暢快話！」

手搖手地他們兩人同街上走，從西部來的人，給成功擴大了自尊，開始指指點點說他幹的事業無經過。別一個則縮在大襖裏，聽得很有趣。

街的轉角有一所藥店，光耀的電燈在照着。當他們來到了這亮光之下，一個約而向地各人轉過頭來看對方的臉。

從西部來的人突然停住了脚步，放了他的手。

「你不是占美，威爾斯，」他急急地說。「廿年是一個長久的時間，但還不够長久使一個人的高鼻子變成扁鼻子的。」

「牠有時使一個好人變成壞人呢，」那高鼻子道。「你已經在十分鐘前被下令逮捕了，能容的博比，芝加哥偵探會到這裏來的，於是打了電報給我們說她要和你談談呢。安靜地走，好嗎？這樣就識相。在我們到達警察局之前，這裏是一張紙，有人叫我交給你的，你可以在這裏寫寫字邊着，這是巡警威爾斯發的。」

從西部來的人打開了那紙張，他在開始看的時候，手還很穩定，但是在看畢之後稍微有點兒抖顫，這字條是顯現的。

「博比：我準時到達了約定了的地點，當你燃火柴燃上你的雪茄的時候，我發覺了這是芝加哥所要拘捕的人底臉孔。我有點兒不好意思自己動手，所以我走開了去叫一個僕役替採來這事呢。占美。」

（註）外國的很多大城市，像紐約，倫敦等，道路縱橫，全是筆直的，甚為整齊美觀，所以她們的建築物是一方一方的，叫做「Block」。這裡譯的「排」就是一方建築物的一面。

奧亨利 (O. Henry) 原名 William Sydney Porter。一八六

二年生於美國北加羅利納州的拉勒市。起初以寫美國西南部的牧夫野人們的野性與罪惡交錯的生活有名，這是因為他早年的銀行通訊員時代，十多平都任在德羅州有許多實際經驗的緣故。那時他自號「牧童」，但還以這忽地變成都會的「通譯者」，以酒脫輕彩的筆調，描述世界大都曾社約的社會情形，以至博得像送更可在倫敦市上一般的聲名，頗屬奇蹟。那時，全美國的新聞紙雜誌，都爭時發表他的著作。正是他全盛的時期。於一九一〇年突然逝世，享年四十九歲。給稱讚為「美洲的莫泊桑」的他，死後更加著名，曾有過「英有莎士比亞，法有雨果，美有奧亨利」的評語。他死後十年間，作品賣去好幾十萬。他的政鄉拉勒市，築有奧亨利紀念碑。他的著作有十多卷，約二百五十篇，其中多是短篇。（許子由，奧亨利傳）

行脚曲

如芥

像長虹般的隊伍，在多霧的季節裏，踏上悠長的路程，向荒漠的山城前進！

隊伍以急驟的步伐，越過高岡、曠野、平原、丘陵……以歡愉之歌，揚溢於山林郊野，風卷土墩……而同志們更以黃綠色的草鞋，狂歡地在那塵土上舞蹈呵！伴隨着隊伍的健康的笑聲，步伐越發響亮！

正午的時候，烟霧逐漸地消散了，山林間，土壤曠野……吐露着蒼翠而瑰麗的景色呵！

陽光從雲隙里鑽出來，照在山邊曠野，田腔，梅林……也照在隊伍里。讓我們肩胛上的槍桿，晃閃着刺目的銀亮；讓我們臉上的體骨，平添一塊紫紅；讓我們的汗粒，從鬢角上滴落，——沾潤着溫暖的土地呀！

土地呀！你是勞動者最好的朋友呀！你袒露着廣闊的胸膛，讓勞動者開掘創造呀！你結實了，你肥腴了，在春天，你滋養着綠的幼苗呀！

春天呵！綠的土地，綠的曠野，綠的樹林呀！我們，綠的隊伍呀！多歡喜地走呵，唱着綠之歌——從綠的開帶爬過來，又走落綠的曠野，又轉向綠的樹林。蠕動的隊伍呵！像一條大地上的爬蟲！

爬蟲呀！爬呀，爬呀！爬過冬季便是春天。春天來了，春天帶來了綠色，綠色帶來了人的躍躍，蟲的躍躍，河的躍躍，大地一切一切的躍躍呵！躍躍在綠的開帶呀！綠的開帶溫暖着人們……

呵！我們，綠的隊伍，在綠的大地上爬呀！爬上去！爬上山

尖蹄進綠的村莊！綠的村莊，我們底土地呵！

土地呀！你結實而肥腴的土地呀！你的村莊，市鎮，街坊……呵，我們的隊伍開來啦！

我們的隊伍開來了，村夫，市民，望着我們的笑，池塘邊的搗米婦也望着我們，笑！（笑得那麼健康呵！）連那跳雜出來向貧苦的孩子們也拍掌望着我們歡笑！我們也笑了……

聲浪的交流，抖動着街頭路邊的燈火！——呵，我們才覺到現在是黃昏呢！

黃昏呀——哦，你像個大地的報告者，你報告着陰森的夜將到來！

（陰森的夜呵，你是多麼地恐怖呀！）
那些沒有看過軍隊的孩子們，不是拉緊他們的媽的衣角嗎？「媽！那來的兵？」——悸動的心靈呵，夜的操佈者呀……

可是，他們的媽會向他們說：

——咱們中國的鬥士呀！

——咱們中國的鬥士呵，哦，他們懂得了：悸動是夜的操佈者啊！於是，他們很夜了。（恐怖的夜呀！）然而，他們却愛那夜的明燈，如同愛樹果一樣！於是他們笑了，於是他們用笑的視線投向我們隊伍的進行！

隊伍掠過夜市，街邊的人們向我們注目！路燈也向我們的注目，我們多麼愉快呵！

沈思什麼呀！唔，柳樹呀！不是春天嗎？春天多溫暖，春天多可愛囉，你看！我們的隊伍多飽勁呀！從這山越過那山，從這荒野越過那荒野；今夜趕來江邊，……我們走了多少路程呀！我們受了多少辛苦呀！我們從無休息過！從無沈思過，從無嘆息過！……明天？我們還要走着無盡長的旅途呀！唔，柳樹呀！你還沈思什麼呢？翻醒吧！黎明時分，春鳥會來為你唱春曲哩！……好個春天大地，好個春天季節呵！

沈思什麼呀！唔，柳樹呀！不是春天嗎？春天多溫暖，春天多可愛囉，你看！我們的隊伍多飽勁呀！從這山越過那山，從這荒野越過那荒野；今夜趕來江邊，……我們走了多少路程呀！我們受了多少辛苦呀！我們從無休息過！從無沈思過，從無嘆息過！……明天？我們還要走着無盡長的旅途呀！唔，柳樹呀！你還沈思什麼呢？翻醒吧！黎明時分，春鳥會來為你唱春曲哩！……好個春天大地，好個春天季節呵！

江岸拋着鋪的船篷，透出的光線，如同伸出溫熱的手來迎接我們；我們感到無上的愉快和欣悅，蹣跚在它的懷裏，溫貼着一天的旅程！……明天呀，我們還要走着無盡長的旅途呀！

無盡長的旅途呵！你穿過廣闊的原野，原野上，有着蔥鬱的樹林，有着豐腴滿脹的綠草，也有着沁人香味的花叢呀！呵！原野呀！你真年青，年青得不可愛了！連那昆蟲們也熱戀你呀！你看，蝴蝶為你舞白裙了！鳴虫為你奏春曲了！還有空中的禽鳥為你誇讚了！……聆聽着你的青春呀！聆聽着你的活力呀！……噢——我們將用怎樣動作來表示愛你呢！……

——我們將用怎樣動作來表示愛你呵！我們要說：為你的青春，為你的活力，為你的生命……我們去鬥爭！即使戰死了也歡喜的！因為我們是你的戀人呵！

呵！讓我們唱一雙歌，——唱一雙安眠歌呵！安安靜靜地睡下來，明天，我們還要走着無盡長的旅途呵！……

一九四三年三月於大安

有小品文那樣精美點心的

文苑食堂

地點：在富有詩情畫意的東河壩

國

民食堂

作家們不能管，寫了文章最好到

價地包辦保證
平方辦證
物雅筵滿
美潔席意

地址：風采路

北韶
鷄

有了精神食糧還要
爭取營養最好請吃

地 點
韶 州 府
北 韶 鷄

調情國異有嘉
的味風樣那文譯讀如

加拿大食堂

有 內

(馬來亞食廳)

地址：風度北路

總 理 手 劃

廣 東 省 銀 行

替 本 省 同 業 服 務 的
唯 一 金 融 機 關

歷 史 悠 久 資 本 雄 厚 信 用 昭 著
到 辦 運 有 放 款 業 務 匯 兌 等 業

代 理 公 庫 收 支

總 行 設 於 廣 州
分 支 處 遍 設 全 省

省 外 與 國 外 均 有 行 處 及 代 理 銀 行

地址：韶關風度中路平治巷

請 閱

消息確實
內容豐富的

中 山 日 報

訂 歡
閱 迎

每月翻幣陸拾元 外埠另加郵費

六折優待黨員團員

南京圖書館藏